愚伏集

雜著

卷七

愚伏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書

與庠中居接士子 甲寅在江陵

晨起病少蘇爲劈詩卷則詩以老死南陽未必非爲題未知此是何人詩句幸以作者姓名及全篇示及爲佳薛能詩曰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卧龍此是詩人輕薄不顧義理是非但喜語意新奇自陷於妄論之罪故先儒多評之至以爲得罪名教夫孔明出處略與伊尹相似其不能與隆漢室天也非孔明之所可逆料是以其自言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此是先難後獲正誼
不謀利之見讀之令人不覺擊節而繼之以隕淚愚
常以爲凡以此疵議孔明者非忍人則娼疾人也昭
烈三顧之勤而孔明不出則是亦一楊朱而已何足
爲孔明耶一出而明漢賊之大義扶萬古之綱常其
所樹立爲如何而以成敗論英雄者爭起而論之陋
哉陋哉近世有進言於、經席曰老死隆中使後世
不知有諸葛孔明可也是特處士夸大之言老莊自
私之見非正論也今見諸作或曰輕出或曰徒死或
曰恨不老死諸君亦太忍矣詩言志不可諉之詞華

而如此立論也幸思之輟耕扶日月似是宋賢挽時
相語若然則亦難以伊尹賦之如何如何

書愚谷翁執禮帖序及與岸士書後

士之立於世孰不以直道自期而一朝臨利害鮮
不爲私意所奪雖或勉強於一時之暫而能一折
再折而終不改其所守者今古無幾焉愚谷初以
一吏部郎而捍羣枉交搆之衝幾陷不測而不挫
當戊申之初朝政雜亂人皆以全身遠害爲得計
而又復空臆而言扵鱗而無所悔至於佞臣詆賢
之日勢焰如灼誰敢有攖其鋒者而直斥詖辭陰

護正道隱然以障瀾之功而寓之於一筆之頭譬
如薑桂之性至死愈辣至於與岸中士子書論正
而氣嚴昭揭孔明心事如青天白日使今古處士
董橫議終爲浮薄奏大之歸孟子曰我知言我善
養吾浩然之氣今此所闢之正所養之直庶幾近
之矣壬戌臘月日拙修子識

答安東士友

伏蒙不鄙詢以盛禮感荷之極不勝悚忸禮之難定
者必就質於高見博識然後衆論有所折衷今以諸
賢之所未定者俯問於空空無似之人欲爲之決則

求道於盲莫此爲甚豈不爲識者之所抵掌乎然既承不外諭以相講泯默無一言以復則恐非相悉之道而有負於委問之盛意敢略布淺見以備採擇焉夫謂山林高蹈豈論官爵者固是第未知鶴峰之於松巖年紀相後幾何平日相從以前輩尊之而不敢抗禮耶若其雖有少長之差而不至於等行相截則王朝官爵亦不可遽絀而壓之蓋齒爵均爲達尊故鄉之所尚者雖在於齒而鄉飲酒之禮位遵於尊東老老貴貴之義并行而不相奪今當以二賢齒爵之相懸豆爲參酌務求安於二賢之心而合於一鄉之

議甚善至於東西相對乃是賓主之坐未知孰處賓位孰居主位耶此則決然不可故退溪先生亦以爲古無此例其說在答盧景麟書中可考而知也大槩此等重事始謀不審則後悔無及幸無以時月爲急廣稟於一代知禮之君子而善處之至善至善抑鶴峰既祀於臨河則一境之內似不必重設如何如何朱子祠在徽州者六在建寧者四在泉州者四在漳汀者各二此則或在州學或在縣學或在書院故不妨重建今既以鄉社爲名則與此事體不同此雖盛問三條之所不及而既蒙不遺故不敢不悉布腹心

非敢為是亦以備或說之一耳千萬諒恕勿以為罪
至祝至祝

答屏山文會

謹承
尊翰審窮陰
尊履候自安不勝欣慰經世閉蟄窮
山憒憒度日甚無可言衆須雖無
命教本合盡力但
念罪戾餘息方此屏伏尋常屋下說話亦不敢信口
放舌況敢把筆於斯文盛舉耶以故前日不免控弊
實是將赤心片片說謂蒙盛察久矣不料
命不相諒
再有督責如此也彼方為刀怒猶未艾而此乃伸眉
吐氣略無畏忌則禍福非所論君子隨時之義豈容

如此況經世向來所遭全由數行文字作禍本因噎廢食固不可繞傷噎塞便敢放飯大飧亦非愛身愼疾之道如何如何以愚料之梁須初非不可無之事而先生之德又非假後學揄揚而後顯妥靈盛禮被此末節遲延殊爲未安如必欲之則高文大筆自不爲無人轉而求之亦無不可惟俟待財處而寀此苦意更毋相強幸甚幸甚坡翁人生識字憂患始姓名粗記可以休之句嘗笑其不弘及今備經世變而後知詩人有激之語未可遽薄之也信筆及此未知俟侍又能不相笑耳勞學子遠冒風雪而未獲承命

悚愧千萬

答屛山院長 庚申

示諭數條乃是甚重難斷之議非懵陋所及而旣蒙不鄙厚兩生遠臨且是師門之事何敢自外而不盡愚耶移建書院於中央莫大焉而本府士論自前不肯歸一先生不能定之於改建之日而老兄乃欲移之於已設之後無亦幾於不量力耶今日合享之議正所以尊奉兩先生欲別異之於諸書院也豈不甚合事宜而將來守護之事亦可以永久無弊其與相望環列爲方伯邑守所攄慼者相去萬萬矣世之

相後千有餘歲地之相去千有餘里而此心歸依有如侍坐於函丈之間者無他誠在故也豈以稍遠數舍而遽認爲無所依賴耶惟杖屨之地俎豆之禮既設而還撤果有大不安於心者然亦所重有在直柰何不得今亦無多說話但請痛掃諸般念慮勿較人我多少勿計道路遠近勿思利害有無但念先生在此在彼爲孰重且尊則此事從違亦不待兩言而決如何如何鄙見如此不敢不傾倒以備採擇而已非敢質言惟在量處享日與國忌相值果爲難處未知如何而可如或追行於季月上丁則今二十一日似

當有由虔告之事矣不能縷縷

答三書院廬江舜山臨川諸士友

二士友舄來袖傳僉欵盛翰謹審廬阜合享之事輿論僉同已卜吉日爲之欣賀萬萬顧此病塾無由往從諸同人後列瞻望盛禮是爲平生之恨耳下詢禮疑數條本非懵陋所及兼問目之式乃後學所以取正於先生長者非可以混施於儕輩間也僉左右臨事有疑或以書尺往復固是麗澤相資之道至以此禮施之則甚非相悉之意而不免爲恭而無禮之歸爲經世者又安敢承當耶頗千萬諒察但旣蒙辱問不

敢默默所當傾倒謬見以備採擇而莫重之事又不可率爾臆對當與此地一二同志熟議相報乞勿漏然幸甚祭文似當略陳合享曲折如告詞而已不必多說話然亦當於後書悉之矣此間士友以舁山撤廟爲大未安引發源小縣二里之間建朱子二祠事以爲仍存不動只以新位配安乃爲兩全云此言大有理近必別有書亦望并加參商至善至善但因此或至遲延時月則亦未安矣

答問目

配享固重施之於兩先生則恐無過重之疑然此是

儒家莫大重事須博詢精思參伍諸論以處之不可
以倥倥之言爲決也
今無差別果似未安然子朱子立濂溪祠於南康配
以兩程而其祭濂溪文末段曰以明道先生程公伊
川先生程公配神從享云云據此則當時位版亦書
先生無疑矣兩程於濂溪雖道德齊等其爲師弟子
則固矣而不嫌並稱況滄州精舍釋菜于先聖而濂
溪以下皆稱先生則後學尊敬之稱不爲尊所壓可
知先生字恐不可不用必以無別爲慮則依南康祭
文式書西厓先生柳公鶴峰先生金公无似停當如

何

只依文廟坐次豈容他說但四聖之坐當初皆在東壁爲一行後因殿宇不能皆爲大間架遂分東西坐今奉兩先生作一行于東壁未知何然分坐亦穩二先生坐次先後非後學所敢妄論但當依二先生平日相處如何而爲之序次爲得況年齒相去不及宜隨而尊位之相懸又在絕席恐無異議矣

子朱子以兩程配于濂溪廟而不用別文此爲成式但我國　宗廟及文廟從享皆用別文用亦無妨惟在諒處

答曩堂諸人

謹承厚書審即日寒溫齋居動靜珍勝慰慕交切示
事既有完議自當依施何煩詢及大抵吾鄉士習之
不美一至於此尋常慨歎未論義理只以淺事言之
既書名儒籍以為自安之地而終年未嘗入省兩度
大祭又不肯來與駿奔之列是何心也其心既不知
聖師之當敬則其身雖黜之章甫之籍未為過重也
咎奴之罰自中難於一一施行不如抄報官家逐一
罰講而複楚之乃於事體為得如何又有一事文官
不預大祭極為無據而亦難於不速而自詣今後前

期招致之意告于令城主善善曾與安仲叔平合辭
論此而竟不見施行是未免爲自上犯之可歎可歎

答鞏堂諸人

承示諭不勝驚慮吾鄉以文獻見稱而今日士習一
向頹惰至於最不可慢處致慢痛歎如何二丈無管
帖而私請暫似未安然當此大事不成模樣則須有
別樣方便不可膠守常例二丈聞之亦必驚悚不視
爲他家事幸急速告報請來甚善趙清道未知有何
事故如不甚緊則必馳來亦可請也生亦今日無序
立之礙切欲馳進而脚痛不能久立有意未能良歎

良歎諸丈若臨罷齋後議立規例嚴其無故不進之科以警動之不可任其頽惰而不爲之所於盒意如何

答矍堂稟目

不敢質言然以理揆之則　國忌固重而歸胙之禮亦不可廢且既不敢食又不以分則是宿肉而褻棄先聖之餘矣至如飲福則初獻官既受神賜於三獻之後今之祭後以次拜飲於堂中而亦謂飲福者乃是俗禮雖廢之恐亦無妨

答道南山長　丁巳

昨見汝完別紙則岡老之答推托於配享而快許於從祀云其微意可知來諭乃謂此最大節目而未及奉稟云極爲可怪無乃不見淨遠而遽發此問耶不稟則已旣稟而不用無乃未安耶且以淺見言之緜翁於退溪雖不執弟子之禮後學之尊仰不可無階級朱子之待西山常以老友而實紀羣書皆書於弟子之列恐當以此例處之如何如何

答道南山長

承示諭斯文盛禮一鄉大事乃生出一節拍極爲未安但反復令城主書則非有他意但慮寒岡之意實

不快於從享而故爲宛轉於已定之鄉論耳若然則寒岡之意必不如此而又安有不悅者相唱和之理恐牧令公親切之情過爲疑慮耳今旣稟問於隣邑通諭於一鄉盛禮之擧只隔一宿而遽爲停止則傳播之說紛紜百端不可以户說而開端作矣豈非不幸之甚乎令公之意果歉於從享而使之姑停則決然行之果爲未安今旣無此語則何可揣探其意而停止耶今但以必無是慮之意洞陳於前繼以還停生開之意詳說於後則令城主過慮之疑將必釋然何嘗有固必耶淺見如此惟願熟思細商使無後悔

至善至善未由面論脉脉

答道南山長

示諭謹悉官備然後具備與其苟簡不如闕之此老兄之意欲盡其誠敬而無所欠缺固爲盛矣然先儒之言曰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今執事之不備不過爲禮不足而已若遂廢祭則敬無所施豈有此理但當盡吾之敬以期昭格僉君之議爲得矣大槩士習不佳惟知自便而罔念享祀之爲重頃日舍采時會者僅十餘云若任其解弛而無以振肅之則將來必有無以爲祭之患況

書院執事定數題名本不泛然闕一則不可而慢視若此無故不至或有故不緊者並用重罰以大警動之甚善甚善至於文官則前日亦無齊會之規故今亦未及察耶盛意引此自咎此則過矣過矣毅然擔當整頓頹綱惟此之望適坐齊不宣

鄙意兄之私忌爲大禮所壓暫用盛服本無未安故向以告於左右而承來示似不聽察幸更諒之

答道南稟目

院享用季月上丁亦曾有聞矣今者見教旣出於勢所不得已者而文契諸君之見又皆若是則如來示

改下季月似無不可但從前每用仲月之中丁已成式例而遽改以季月則暫似無端若不得不改則須於仲月中丁前期具由以告何如然鄙意則姑循舊例雖甚苟簡而勿輕改爲以待夏加沉思博詢益決其斷不得已而改焉何如況今秋則未必有大侵之虞乎如何如何

答栗里諸弟 丁卯

癒中見書知暑熱念屢增勝不任欣慰生眼疾久益不差向年心動之症近又發作可悶然不至如向年之重可無深慮也家事敗已盡矣此是厄運所致其

如天何哉原昌君及護行官皆已出來從胡八十餘
同行數日當入京但毛都督若要於歸路則虜必謂
我連謀朝廷深以爲憂柰何柰何頃日玉堂劄謄本
在白坪曾見之否其中所謂大舉措者未見採施朝
家玩愒日甚此必天也思之氣塞
即寒僉況何似吾無恙到三山明日將宿懷仁幸值
日氣稍解所慮前途必遭酷寒耳孫兒久在懷抱中
別來念念不忘須留意着護逐日課學日若寒甚則
亦令勿出入雖闕讀不妨也已巳
答景烈弟 光世

得書慰甚示意出於相愛之至情見之令人起感人臣道合則服從不合則去八歲讀小學時已知之矣豈不曉此道理而貪位冒祿作此歧路人耶只是我國之制自 上不許遞則無決歸之路如近日張旅軒初欲謝 恩便還而淹留踰月乞遞不得 命不獲已帶職徑去此在此人則猶可吾輩常調官何可作此舉措分義之所不敢也苦苓何且凡事論義理可否而已名之高低不當慮也

答景式弟 憲世

見書知有靜居讀書之樂深喜深喜但思歸之意至

形於歌詠可見讀書中全未得樂又可念也若果得
眞味何暇有憧憧戀家之念幸於卷中潛心着力降
伏得這箇飛越心慮甚善甚善若不能然則不生心
病亦不可知愼之愼之

與盧甥

炎節已屆想學履增勝懸念不能忘似聞女息當以
開初見舅姑云平生愛而不能教事多不習且其氣
稚甚弱今當出家之日不勝眷慮之情渠在家時以
我爲天今則以君爲天望凡事護短教之而不能則
責之責之而不能然後怒之摯而有別敬而不踈此

君子之道造端處也至祝至祝

寄柧　壬子

未知已就師門或尚留母側大槩隨時隨處勿忘本業母令心地茅塞爲善吾道中無恙入城今三日耳知已就師門想講學日進欣企千萬平日見老兄愛汝太過想督課不嚴汝須自知謹畏自勿懈惰切不可恃愛而萌戲怠之心甚善吾閒門好遣勿以爲念汝弟聞亦隨汝甚以爲喜惘甥學於何處亦與同處耶未知爲慮

前書已見之卽見內簡汝兄弟皆來在傍云爲慰蒼

召書中譽汝不容口更宜勤業愼行無使爲過情之
聲甚善甚善吾杜門市街傍僅免他患今月時事不
可廢白于汝母不求備物惟致誠精白以行爲佳二
十九日乃冬至而其日　國忌不可行祭二十七日
八日中過行爲當祝辭年月日下書曰孝玄孫嘉善
大夫行虎賁衛大護軍某使子恕敢昭告于云云可
也初獻汝爲之則汝母爲亞獻未安汝諸叔爲之甚
當

寄恕樸

見書知好在深喜深喜卽今想已入山中侍在母傍

未知汝母能無疾病否吾無恙樂亦好在勿念勿念
詩經溫過後欲讀何書耶吾意即學書經似當更熏
于校理前勉勉勤勤惟以明心長智爲計切勿爲僥
倖科舉之念至佳至佳
在側乎從師乎惟願隨地勤業耳左傳初卷有落張
詳考書送之意曾已命之何不籍記而佩行之耶後
便來無忘書送至可
健否勤業否戀戀之情與日俱深吾無恙只是未得
便歸春又闕祭雨露之濡但增怵惕柰何柰何

咨祉乙卯

見書知好在深喜古人以羣居爲樂者以其有講學之益也若嬉笑雜談度日則爲損不少須以此意語諸君相與勉之至佳

禪房寂靜想讀書有味不比城府膠擾中深以爲喜古人詩曰目前豚犬類未必慰親思此父母之心也經書須窮研意味方有益若但奔程趁限專務口誦則買櫝還珠畢竟何益

寄大兒 己未

先賢棲息之地遺跡宛然汝又不比他人能有感發興起之心否老父平生願一到其處意非不切而屢

成參差今則老矣無復可望悵然而已邸狀一紙送去恐契兄未及見幸達之十行森嚴足以破奸諛之膽而只恐渠輩視爲屢試無驗之言可憤可憤

知好在爲喜心經二冊付去須端坐勤讀勿爲戲謔惰慢之事至佳至佳

日者見書知好到山中深慰想禪房日長讀書有味趣不如在家時須惜取分陰勿令懈怠之心間之沙彌輩或貯家戲若作此事甚妨日業且見侮於僧輩不少千萬戒之爲善近日諸況何似道孫無恙否戀戀不能忘山靜日長

正好讀書共被連床樂必無窮爲汝輩深喜牧令已
停行朔講想必不廢汝又差初一日望　闕禮執事
晦前出來爲佳餘不一一只願勤業耳

寄大兒癸亥

頃日書想已到矣甘雨洗旱百物向蘇其處亦然否
近日家中大小皆無恙吾供職僅保但同僚過爲
引重之言以誤　聖聽至令於常規之外頻數入侍
上劄不得　命昨於　榻前又爲面達則又令於上
下番外別例入侍此則乃是曠世異數尤不敢承當
艱得力辭苦爭而免猶　命間日入來講退又　教

承旨令賜米豆古人以君恩太隆爲大憂豈知身自當之耶以榮爲懼不知所出

宋郎想與同處須於日間以講究義理討論經史爲業勿爲雜談以費光陰至佳至佳　聖教頃下中外感悚大抵言也錄去可傳玩且納于諸尊處也

答權　甲子

汝兄來汝書至我心之喜如何可言見汝書詞甚通暢大勝前日尤以爲喜然身有疾病愼勿極意讀書以養氣調病爲主至佳吾患泄頗苦受由調理忽於十七日有上竄之者逆獄又起不得已力疾出一肅耳

頃日鶴年歸時因霍亂新瘵氣困不作書今則快差
思食已數日能喫亦兩日矣大抵衰年氣力決不堪
供世雖使黽勉亦無補益於　明時惟早得退休温
理舊業乃爲上策今若因此期會得遂此計何幸如
之似聞　聖明無意許遞擾擾之誅矣
劄以得請爲期不暇避遠瀆擾之誅矣
咸寧門外着汝顏色有欲泣之形遠離膝下情固如
此然亦不當見於容色以惱病父之懷也吾今向忠
州氣頗平健飲食亦如常可勿慮也
見書知一家均安深喜汝兄弟貫三場諸從亦

皆高捷得無有歆艷之心耶富貴利達皆是外事不足深慕果能辦得此心堅坐讀無限好書則汝父所望無過於此若不能然則學爲詞章隨衆作舉子以圖立揚亦是一事愼勿悠悠泛泛虛度歲月作五十無聞之人甚善甚善

寄樑 乙丑

得書知到家無事將作檢湖之行深喜深喜人事拘牽不能專意讀書固學者所憂然做得人事卽是學但隨事做得是爲好耳惟父母之所憂者只是奔走之餘或生疾病耳

雜記曰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若同宮則雖臣妾奠而後祭註祭謂練祥昆弟指小功兄弟惟其異居故殯則可以祭耳若親兄弟則豈有異宮之理乎孔子答曾子之問曰緦不祭又何助於人疏謂身有緦服尚不得自祭已家宗廟何得助他人祭乎儀禮註天子諸侯適子死斬衰既練乃祭據此數條則今日之事當有以處之矣節祀及墓祭奠後可行時祭則必須練後方舉忌祭則與吉祭不同六月三忌從便設行

在道至家凡況何似旱熱太甚諸病婦及道兒得無

大段疾痛否懸念不忘此間皆安好可勿慮也昨日
與同僚上劄論五不如初以痛論拒諫之病亦頗指
陳心術微處而　聖批委曲大加開納眞　聖主也
只是悅而繹從而改乃後面一節最喫緊處區區企
望之誠此時尤切也

答宋甥敬甫　浚吉○甲子

得書知侍奉學履萬勝慰甚生已具狀辭以疾病目
前且爾偷安時復溫理舊業覺有味趣只是衰憊已
甚精力不能堪徒有窮廬之歎以此切願君及此年
富力強時節辦得百十斤炭火鍊得丹成毋似此悠

泛者過時而悔此心眞切幸勿尋常聽也俟早晚一來姑不既

與宋敬甫 乙丑

新正想侍奉萬慶學履增勝遥切馳喜老生作六十三歲忽氣血精神能有幾何而尚此遲徊不能便休豈專爲貪戀爵祿耶日暮途遠思之不能不喟然耳千里旅榻父子相守一病奄忽竟至不起雖欲委之於數而以理自遣終有不可得者柰何柰何書中所示實出衷曲益增悲感發引當在十九日想君行未及見耳女息聞有旋鷩慟之極或致損傷幸須諭之

以理使勿過哀食素亦不可多日以傷元氣凡事專
恃專恃

答宋敬甫　丙寅

老病不死又遭鍾情之痛此是行負神明致此酷罰
柰何柰何縻官在遠病不得往見死不得往哭益深
悲慟苦苦如何審尊堂久安何可遠離歲杪稍暄
陳疏下去經紀葬事爲計其時可得來會耶

答宋敬甫　丁卯

多亂中屢次專人相問訊不勝欣慰生間闊下嶺僅
免道斃只是召募之事若無頭緒恐無以仰副　朝

廷任使之意日夜憂懇仰屋而已避亂向茂朱甚爲
得地然若至於胡馬渡漢則不當爲一家私憂天若
助順豈至於此人事無一可恃但恃彼蒼痛苦如何
所祝隨地珍愛慰此相愛之情每讀老杜簡齋詩一
家漂泊之狀令人隕淚豈料今日親見此境界耶兒
子幸已入士此後無復憂慮已忘之矣

人來得書審季秋悽凜孝婦支福不勝欣慰經世僅
保跧伏而前上乞速之狀計日當有回下尚未來到
以此踧踖度日耳尋常期待於君者不淺幸於饋奠
之暇博考禮經讀禮之餘又溫習語孟庸學心經近

思等諸書此古人所謂常以義理澆灌心胷者日用
間不可闕此工程也千萬不能及
向見書知粗安爲慰嘔吐之候乃是脾胃受病之致
而喪中此病最難將護幸須十分愼攝至善禮曰毀
瘠爲病君子以爲不孝念讀禮方勤豈不知此只恐
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又恐氣之虛實病之輕重失於
稱量不知不覺地或至不勝喪世人如此者甚多此
可以爲深戒也所問禮疑緣前後往復辭說甚多難
於披閱日間又苦公私酬應衰衰不能細商量草草
註其下良媿良媿記曰教然後知困又曰記問之學

不足以爲人師眞生之謂也然以沙溪爲門長當不
患就正之無所矣以此爲慰

答宋敬甫 己巳

東隅雖失桑榆得收否大抵科舉得失有數朱夫子
所謂以不必得之心處之者眞至論也生疏 批尚
未下方踧踖待 命殊不知故山之爲樂苦苦奈何
今日是君縱橫禮樂之日遥望日下雲不勝須祝之
至生三疏極未安猶有冀幸之心不免復瀆必有
嚴旨又安知蒙諒察耶中心懇禱而已
燕鴻不相値見所留書令人悵然生舁病髑寒幸免

凍傷而重擔稠疊解脫無路　肅謝後又再上劄不
獲　命苦苦奈何三劄之不可慨然淹遠有時庸何
歎耶只祈益務克積慰此愛慕

與宋敬甫　庚午

書來知眷集勻安不勝披慰即此新正想惟益膺多
福生幸免顧仆又見新年第未知老馬爲駒當如後
日何耳靜坐看書已是十分好事況能就有道而正
焉則其進又可量耶深喜深喜示朱書節要近思錄
果有二三件送人取來熟讀則雖編絕也不妨也
尚在連山未還耶想所得愈多深以爲喜禮文固當

博考細講然心性上工夫尤是向裏緊切事須熟讀
濂洛諸書朱子書節要尤不可不常留案上也生衰
病僅存無可爲相愛言者慚愧柰何

久知君得味書冊上本無向外之念而頃日除　命
乃是儻來宜若可就方數日待來得書細審示意眞
所謂分金秤上稱停出來深喜深喜胡文定謂出處
不可問人蓋以凡爲人謀者常說第一義故也示有
或者之議固亦有理而必不往無乃比君所以自揣量者則未免
稍低矣聞沙溪丈亦言不往無妨此眞爲君謀忠也
自此閉門端坐沉潛聖賢書及復研究則其進豈可

量也看別紙所問知近日所得儘多以此尤不欲出
年出世路耳
期逝不來方以爲念見書知已安健深慰此中亦粗
安但聞鄉山旱甚種不入土民將靡遺云此豈一家
私憂耶可慮可慮別紙略注各條下未知果無謬誤
也沙溪丈書以生勸君來仕責之甚峻此眞是好意
思可敬可敬然於生之本意頗似不相諒今有答書
而亦不欲自分疎只願君知之耳幸益勉力以副此
丈意

答宋敬甫　庚午

生冗衮中汨没度日少無虛閒安靜意味每念人生
亦能幾何而前去七十只隔一年如此浪費光陰了
無裨益於公私豈不爲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耶釋
偈所謂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待何生度此身者足令
人悵然西報不甚急而虜使以溪壑未滿恐赫嘯萬端
痛惋之極寧欲無生

答宋敬甫 辛未

頃得書知眷聚無事深喜張持國所進典禮問答考
據明白論議直截見之令人歎服去冬在京時亦有
論辨意請君把筆而未及成今則無事於此矣何快

如之生一病三月食日益減氣日益憊窓外梅花政
開而不能爲巡簷索笑計苦苦柰何
傾來得書深慰第承沙溪丈計音不勝驚愕不曾聞
一日恣攝之報而忽承凶問想必乘化歸盡有同大
寐耶顧此病皆末由往哭但有悲痛念君一生師事
素有一視之義而遽失所依歸棣摧之慟何以堪支
哲人萎矣典刑漸邈吾黨益孤之恨在老夫尤切生
病日益深食日益減氣日益憊思與君速相見得連
夕之款未可得暇一來耶
答宋敬甫問目

太極圖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
天五生土云云有土而后水可以流有木而后火
可以行矣而水之生在土之先木之生在火之后
未生土之前水何處挂搭未生木之前火何處挂
搭耶無乃所謂生者只是生五行之氣而已至於
成質則必相須而成耶
疑而後思思而後悟古人之學以疑爲貴者此也此
段所論可謂善疑而善悟深喜深喜勉齋黃氏論此
甚詳其說在啓蒙天一地二章小註可檢看也
陰陽一太極註朱子曰精粗本末無彼此也云云

性理羣書註曰太極爲精陰陽爲粗太極爲本陰陽爲末云云此註恐誤栗谷先生云精粗本末皆氣也一理通於無精無粗無本末彼此之間也云云後考朱書八卷二十六板有曰不論氣之精粗而莫不有是理焉論語註亦曰至於所以然則理也理無精粗本末云云與李先生語合如何

大傳曰形而下爲器形而上爲道道卽器器卽道朱子曰此是孔子文章若以有形無形言則氣與道爲二物以在上在下言亦爲三物須如此說方見得卽形而理在其中道與氣不相分（其文記不大意如此）起濂溪所

謂陰陽一太極卽易所謂器卽道也性理羣書註錯
說處甚多至或不成文理而此條所釋精粗本末則
無誤矣若依栗谷說則精粗本末之下當着厓吐耶
若然則釋陰陽一太極不成說話矣蓋大而莫能載
小而莫能破者無非器也而理無所不在子思所謂
費而隱子夏所謂孰先傳焉孰後倦焉程子所謂灑
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與來示所引朱子語皆
一義也理固如此本無可疑但此所謂精粗本末無
彼此一句分明是貼陰陽太極字說以爲理與氣無
彼此耳非泛論氣有精粗本末也如何幸更細思之

先賢說話橫說竪說各有攸當最忌相牽合作一說

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云云性字當以氣質看否

本性看否

亦各具一太極之義然以各一其性之文觀之則似是兼氣質言

妙合而凝性理羣書註曰妙於凝合無間斷也云云按妙合云者理氣本混融無間也此乃理氣混合無間隔也

乃陰靜時也凝者聚也氣聚而成形也此乃陽動形時也妙合與凝乃兩項事也而註以凝合言之乃一項事恐不合朱子之意註解又曰無間斷也間斷字恐未

穩以間隔釋之則未知如何

示意極精註中兩句無一句是前所謂或至不成文理者指此等處然殆無處不然恐不須着意着

陰陽五行氣質交運云云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氣則交運質亦交運耶

所疑極是當更詳之

生之謂性許多性字或似本然或似氣質當兼看否

程子此段凡着十二箇性字皆說氣稟惟中間便已不是性此一箇性字專指理言大抵性字從心從生

與理字不同理墮在氣中者方謂之性故曰性即理也蓋謂在人之性即在天之理耳

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三生字以生生之生看否以生活之生看否葉註及朱子說欠分析但將朱子所謂生生之生生活之生不必大分析復參究則自然如學記所謂相說而解矣

答宋敬甫問目

子之生日設祭於考妣今俗多行之考妣生日亦

然但祠堂之內獨設未安亦不可並設於諸位請
出行之又不妥未知何以則合於情禮耶三年內
則旣無此嫌父母生日及諸子生日皆象生時設
享於几筵如何朱子生日適在季秋故仍行
禰祭亦非放過是日而如不在季秋想何以爲之
朱子於考妣生日則未聞有所行耶孤哀先考生
日適在季秋故三年內則欲依俗設享三年後則
雖與朱子事少異而放其例欲設禰祭於其日未
知如何嘗見喪祭禮答問鄭寒岡問於退溪先生
曰家禮集說中有生忌其祭文曰存旣有慶歿寧

敢忘云云先生以爲非禮之禮第今欲行者非爲生忌實爲禰祭而兼設於是日果不悖於禮意否鄉校禮輯乃明儒屠義英所著蓋就瑣山儀節而增添之者生日祭所謂存既有慶殺寧敢忘者卽此書祝式也出主於正寢而行之如忌日之儀所疑兩礙非所患也然忌日之祭亦古者所無禮所謂君子有終身之喪者特含恤而不及他事故曰忌日耳非祭名也宋賢始以義起而朱子於家禮亦著之然比四時正祭及禰祭則頗殺其禮其微意可知也至於生日之祭宋賢之所未起而近於人情之右者故李先

生斷以爲非禮之禮後學似不當有他議也朱子以季秋祭禰爲重而適生日在月內故以其日行之非以生日爲重也若於考妣生日有祭則必著之家禮矣先大夫生日適在季秋則雖三年之後以其日行禰祭甚得情禮與所謂非禮之禮者自不同矣來示得之

庶孽則不可以最長房爲論耶庶人只祭考妣雖是國法而古之所謂庶人實未受命者之通稱則此法恐難行得也此法既不可行則今之庶孽固不可只祭考妣而嫡兄弟皆殺則或可奉祭曾祖矣

稟之沙溪答謂國法庶孽雖曰只祭考妣其身自處不可斷然如是若有廟可以祭之則當奉曾祖神主祭之可也云云未知如何

沙溪說甚當

先考庶弟雖存而出繼於人亦可以最長房論節

伏乞更教

既是庶孽又是出繼之人以本宗最長房論之未知如何抑祭三代固是時王之制而程朱之論皆以爲高祖有服不可不祭追溪先生謂士子好禮之家從古禮祭四代亦不爲僭具由告辭于先廟而不爲祧

出未知如何

喪三年不祭雖是古禮而朱夫子又有今人居喪與古人異卒哭後用墨衰常祀家廟之教栗谷李先生亦以爲葬後若遇忌祭墓祭及四時節祀皆以生布直領孝巾絞帶躬自行之而忌祭墓祭皆一獻不讀祝饌品減於常時云遵此行之未知如何

依栗谷所行行之不妨但未知所謂絞帶者是何帶耶若是成服時絞帶則非徒以此入廟未安儀禮卒哭受服斬衰絞帶變麻服布用七升布爲之緣何旣

葬後有絞帶耶今俗多不行卒哭受服之節無乃栗谷亦只從俗耶要質之沙溪而行之爲善

期大功未葬前忌祭墓祭同居者廢而異居者行否時祭則異居者亦於葬後當行否緦麻小功成服前則忌祭亦可廢而成服後則時祭亦可行耶

禮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廢外喪則行外喪則廢之則庶乎得之矣

第二十二條而參酌行之則庶乎得之矣

祀事臨行家內或有婢僕之喪或有產婦則凶穢之甚何以處之齊戒時喪家往來入亦忌不見否

禮父母之喪將祭而有兄弟之喪則殯而後祭此練祥二祭也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後祭以此觀之則殯往來執事者則忌之亦不爲過

宗子死未葬前祖考之忌祭墓祭喪家當廢而如有介子異居而欲行則亦不悖於禮否

禮士緦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以此推之則宗子之喪乃祖考之正統服未葬廢之似當

有子女先父母死及父母喪未葬前其忌祭墓祭皆可廢耶葬後則當以素饌行祭耶抑生死有異

用肉無妨否

未葬前廢之無疑葬後則祭用肉似當

喪中人死則其斂襲當用何服耶若用凶服則地下殆無免喪之日欲用吉服則於心又不安禮有所據否

斂襲當用吉服李先生有正論但欲以喪服納之棺內右邊云此則恐又難從鄙意喪服只得留之生時喪次喪除後去之於家生時之義爲得矣聞西厓寒岡亦皆如此說

人有父母喪未畢而死則其成服前父母朝夕祭

當廢否以生人言之父母於子喪無三日不食之禮廢之未安而亦有喪家三日不舉火之文如何

如何

禮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卒哭而後各反其所釋之者曰象生者爲凶事而聚集也以此推之則未殯前朝夕上食不得已當廢矣

追溪謂練後則朝夕上食及上塚時並當止哭練後若猶朝夕上食哭不應曰惟朔望哭而已云云

以常情言之雖練後至於上食及上塚時必當有哭泣之節家禮所謂朔望未除服者會哭云者亦

未曉其意所謂未除服者似指喪人而三年內凡
慆尚存喪人必當在喪次何以曰會哭殊可疑也
尋常致疑於此後考喪大記之文則有曰大夫士父
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日則歸哭于宗室註宗子
之家謂殯宮也觀此則家禮此條無所疑矣蓋古禮
如此也但上塚時則情理自當哭不當問禮之有無
也家禮墓祭有環繞哀省之文況三年內乎

練後雖止朝夕哭而晨昏展拜几筵實合情禮退
溪先生亦以爲善遵行如何

甚好

鄭寒岡云禫祭祝文尚稱孤哀子則禫祭之前仍用孤哀之稱無乃可乎退溪答爲當如此而喪禮備要云祔祭以後並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註祭祀謂雜記曰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吉祭也卒哭以後爲吉祭故祝辭稱孝子孝孫自虞以前爲凶祭故稱哀方氏曰孝爲子孫終身之行哀則發於聲音見於衣服云云丘氏儀節自虞至禫於先祖稱孝於亡者稱哀與雜記說不同恐當從雜記更稟愚伏定之云云

從丘氏儀節不妨雖從雜記書尺則不可不稱孤哀

不然則所謂喪稱哀子當用於何處耶

嘗聞辛都憲慶晉丈行喪甚謹必吉祭之後始着純吉之服始飲酒而食肉云未知禮意亦然否

禮曰禫而纚無所不佩註黑經白緯曰纚疏曰禫祭用玄冠朝服祭訖首着纚冠身着素端黃裳踰月吉祭以後始得無所不佩若吉祭之前禫祭雖竟尚纚冠黃裳故未得無所不佩如平常也禮本如此幸君可謂得禮意矣惟飲酒食肉則禮無定疑吉祭之文但曰禫而飲酒食肉先飲醴酒先食乾肉而已

禫訖着纚冠素端則帶亦用白否今亦略倣此行

之如何沙溪答曰禫後猶着白帶則似過矣禫後
卽食肉飲酒於禮爲合復寢則重於食肉飲酒故
在吉祭之後也云云
沙溪答是
家禮祠堂章所謂衣物卽遺衣服耶父母遺衣服
固不忍他用而其數頗多則似不可盡存如何如
何其所謂神廚卽備祭物之所耶
遺衣服祭則設之或以衣尸乃是古禮而今則亡之
藏之祠堂似無所用不如依禮文稱數多用於大小
斂得之矣衣物卽衣服及他服用如顧命所陳之類

神厨卽具祭饌之所

父母遺衣服不能盡用於大小斂而今不用尸則亦不可以衣尸蔵之禮蔵之祠堂而時時設之亦用則依漢朝寢廟之制蔵遺衣冠之所而在祠堂垣內殊非君如何神厨乃備祭物之所沙溪答謂漢之寢廟蔵遺衣子遠庖厨之義如何沙溪答云

服月出遊之儀未知是否不須援而爲効祠堂內神厨非殺牲之所只臨祭時炊煖羹炙而已與遠庖厨之義自不同云云

沙溪答皆是

遺衣服藏之祠堂果似無用而處之亦甚難便竊
以意度之遺衣服則或斡濯以爲子孫衣服亦無
不可至於冠帶諸物比於杯圈書冊尤不能接目
而存之難處焚之墓所或埋於潔地未知如何沙
溪答謂示意曲折甚好焚之墓所似可而古無此
禮不可創始也云云
禮所不言先賢之所未嘗論何敢折衷
時祭及禰祭或因服制或有事故不得行之於當
月則次月追行無妨否或在遠地使子弟代行猶
不失使人攝之之義否

禮曰過時不祭禮也據此則月後追行似爲非禮而詳陳註則又似爲春祭過夏則不祭然則雖季月亦可行之也然禰祭則恐難追行於十月季秋成物之文何取於十月耶攝行似不妨今俗同奉考妣於一倚又兼設饌於一卓與家禮考妣各用一倚一卓之意大不相同而孤家從前從俗今欲變改未知如何

兩位共一卓五禮儀之文從時王之制亦無妨吾家自先世遵五禮儀今不敢必變

殤喪當遞降一等而童於長者喪亦當遞降一如

長者之於殤喪耶

儀禮喪服記曰童子惟當室緦傳曰不當室則無緦服也戴德曰謂十五至十九爲父後者其服深衣不裳不爲未成人制服者爲用心不能一也據此則緦服輕惟當室童子與族人爲禮故服之然猶不備其制不當室者不爲服也小功以上則不當室者皆服惟十四已下不堪麻則否

竊詳此答童子於長者喪小功以上皆當不降而前有隨其年漸降之教未知何據耶沙溪答謂喪服記童子惟當室緦註童子未冠之稱當室者爲

父後承家事者也爲家主與族人爲禮於有親者
雖恩不至不可以無服也疏未冠之稱者謂十九
已下按內則年二十敦行孝弟十九以下未能行
孝弟非當室則無緦麻以其未能行孝弟故云恩
不至不及外親故不在緦章而在此記也云云愚
嘗疑此無服之言今更考之似專指外親緦服也
本親祖父母及兄弟諸父之喪何可無服乎長者
於童子喪既以長幼遞減爲服童子於長者亦遞
減相報服明矣禮相父母喪女雖適人不降以此
推之童子於祖父母亦當不降也其餘兄弟諸父

之喪隨其年遞減月數恐爲得之此意須更問愚
伏定之非徒僕解疑後學亦有知而行之者云云
非當室則無服云者本謂緦服不拘本宗與外親若
祖父母兄弟諸父之喪自是重服不當論也恐沙溪
丈於喪服記本文未及致詳而有此疑耳遞減月數
如報服之示恐不當然有知則有哀哀則有服何可
以已年之少而減其月數耶如何如何

曾見喪祭禮問答一士人性孝其先人雅居之所
不忍坐臥至於幽閉追溪先生以爲苟如是古人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等事似皆有忘親此人有

不忍坐卧之心甚好而至於幽閉則不可云云幽閉雖似爲過而先人終命之所燕樂歌舞皆於斯於人情有所不忍未知如何

退溪先生引孔子語答此問極其精當何可致疑聖人人倫之至而未嘗有幽閉先人之室者此人所爲眞韓子所謂務勝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耳豈有此理若如來說則古人成寢之須曰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者君子何以謂之善須耶必代易其室然後安乎賢者過之恐不應至此李先生所謂不忍之心固好至於幽閉則不可者十分恰當無以易之矣

服祖父母喪而赴舉者程子既非之兄弟之喪雖不並論然兄弟葬前則亦似未安或云外祖葬前亦不赴舉者此則似過如何如何

雖同是期豈無差間然葬前則赴舉未安來示得之

外祖葬前不赴舉則似過

有一士人遭祖父母喪終期年食素居外一如喪人至於服闋亦曰父有重喪子何敢純吉用白帶素服而不與宴樂此意甚善如何

此正聖人所謂獻子加於人一等者可敬白帶素服亦得縞冠玄武之義然帶用黑恐似爲得中如何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註若爲君嘗食然不敢當客
禮也祭之之義似不涉於主客之禮而釋之以此
何歟侍食於長者亦不敢當客禮則亦不敢祭耶
稟之沙溪答謂古者座中上客祭酒其餘人不爲
之祭國子祭酒之名由於此但家禮四時祭正位
皆祭酒與古禮不同未詳其義今者對尊丈食有
齒德敬如父兄者外其餘年長者爲祭似或可也
云云

禮主人延客祭註延導之也論語註所謂不敢當客
禮正謂此也若待君祭而祭待君食而食則是以客

禮自處也待長者當祭與否之問沙溪丈之答斟酌得是當

葬時具酒肴以待吊客鄉俗滔滔甚無謂也好禮之家自不循俗而至於練祥人皆謂異於初喪雜記云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嚌之衆賓兄弟皆啐之大祥主人啐之衆賓兄弟皆飲之可也此則非惟飲客主人亦自飲之誠爲末流之弊或無乃漢儒傳會之誤處耶忌日不餕家禮所著安有練祥之日而主人與客酬酢之理乎今人於練祥雖不酬酢而設酒饌以待之若不可已者然練祥喪

祭也非忌日比而行此忌日所不爲之事鄙野之俗一至於此程夫子所謂毋陷人於惡者正謂此耶或云家禮吊禮護喪送至廳事茶湯而退今人既不用茶則以酒待客不至甚害而遠來之賓亦不可全無接待之禮云未知如何

古人祭禮與後世不同主人獻賓賓酢主人皆祭時事非如後世之餕也禮以多爲重故不敢廢心不能安故不敢飲至齒而已入口而已乃其節也不可視爲傳會之誤若今人於祭饌之外盛備酒食有如宴賓之爲則無理甚矣決不可從若以祭餘待來會之客

而今族人爲禮不至變貌則庶不爲陷人於惡矣

喪大記曰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註陳氏曰吉祭四時之常祭也禫祭後値吉祭同月則吉祭畢而復寢若禫祭不値當吉祭之月踰月而吉祭乃復寢云云此說不能無疑蓋二十七月喪盡之後踰月而行吉祭吉祭而行祧祔然後始復常則吉祭實終喪之別祭本非四時之常祭也似不拘於仲月與否而陳氏乃以吉祭爲四時之常祭必欲行之於仲月殊未曉其意也且禫祭在孟月而踰月則固是四時常祭之月矣禫祭若在季月則雖踰

月亦非四時常祭之月又惡在其用仲月之意耶
士虞記云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鄭註是月
禫月也當四時之祭月則祭亦不待踰月熊氏曰不
當祭月則待踰月也陳註踰月吉祭之說蓋本於此
竊謂禫雖澹澹然平安之意而孝子之心猶未忍遽
然復寢故又必踰月而行吉祭外除踰月而又踰一
月悲慕之心無已而復常之節愈遲也來諭所謂終
喪之別祭者得之矣士虞記所謂是月而吉祭者非
以復常爲急乃以正祭爲急也蓋三年廢祭孝子追
遠之心有所未安而喪未終故不得并舉耳今既喪

盡而禫矣禫又在上旬之內矣値正祭之月而不忍不祭故行禫於寢卽於同旬之內行正祭於廟觀鄭註亦不待踰月之文則知踰月爲常制而値正祭之月則不待踰月而卽行廟祭也然則陳註所謂四時之常祭者特以釋吉祭之名耳非謂必待中月也鄙見如此未知是否幸以此紙就質於沙溪丈然後行之甚善甚善

恰好

忌祭只設或考或妣一位乃家禮之意而配祭考妣亦出於程夫子我朝諸老先生亦配祭或云府

君忌日則配祭夫人忌日則不敢配祭府君實是雜記所謂有事於尊者可以及卑有事於卑者不敢援尊之意未知如何

不敢援尊固有所本於理亦精然並祭亦何不可

愚伏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雜著

愚巖說 癸卯

余既卜居于愚伏之西構亭臺潭洞以至巖石之奇秀者莫不有名焉直舍之東北隅有石臨溆高可四五丈獨未有以名之也有一夜石言于夢曰凡物之生顯晦有命遇不遇有時自吾之立於此蓋已久矣而名未顯於世然且不恨者所遇非其人也今幸得子以爲主則誠千載一時遇賞之秋也吾屬之環侍於左右者無不衣被光榮各有美名而獨於

吾闚焉遇矣而未顯欲無憾得乎必有說敢請余應之曰夫名實之賓也蔑實而得名智者懼焉愚者貪焉余之名石固多矣亭峭拔獨立霞外有擎天之勢者曰鰲柱石其方如矩其平如準而處絕頂風埃之表有如羣仙散去碁枰獨存者曰爛柯巖峙在潭心上有躑躅開花映水如爲人容者曰插花巖削立溪濵宜坐而釣魚則謂之垂綸石盤陀澗曲可俯而弄泉則謂之倚笻巖茲數名者或悅其狀或取其用惟實之是揆未嘗有溢美而虛錫之也余嘗諦夫汝矣頎然長矣而無峭峻之姿胖然大矣而無奇古之

形其高窪狀無花卉之餘其顛隆狀不可得以憑依
焉狀非可悅用無所取而欲其名之顯無乃不智耶
曰凡子之評吾者審矣狀者貌也用者才也徇貌
者遺其內尚才者後其德君子之評物宜不若是也
今吾所處適當山麓之尾兩水之交方其秋水時至
萬壑爭流狂瀾之所吞噬崖岸崩摧而吾能挺然獨
立確乎不動折其勢而排之是麤之不入於崩湍誰
之力歟取此以名之不亦可乎余笑而應之曰無難
技之根柢而戰方盛之波濤欲效力於砥柱汝於是
爲眞不智矣狀非可悅用無所取則愚不自

量而當大節則愚以若是之愚居愚山之內爲愚人所隣而貪蔵實之名如欲強名之則當目之曰愚巖可乎否響應曰可余覺而異且感焉遂取而自號云

臨川說

此非吳氏創見乃本程子之意而敷衍之耳程子之言曰論性不論氣不明一之則不是所謂不備卽指孟子之論也蓋天地之理有善而無惡所謂不備卽指孟子之論也蓋天地之理有善而無惡所謂太極也及其賦於人則已墮在氣中氣卽所謂陰陽也氣有清濁淑慝之不齊故於是乎或爲上智或爲中人或爲下愚稟賦之不等什佰而無窮

此非理之有二乃氣之所爲理則無殊跖之異孟子之所謂人無有不善人皆可以爲堯舜者以理言也告子不知理之本無不善而但見人有善惡之不同故不得不致疑於孟子之言孟子若告之曰所以有不善乃氣質之性非本然之性也則告子之疑必釋然而祀柳湍水無善無不善等語可一言而破矣孟子終不說開此一面所以爲不備也程張論性詳在告子篇中朱子水中明珠之諭尤大愍分明而亦似在小註內可細考而深思之也

南軒說

仁性也愛情也仁者愛之體愛者仁之用如木之有本支水之有源流其分甚明漢唐諸儒以愛爲仁（如退之博愛之謂仁）乃是以情爲性以用爲體此所謂迷其體也故朱子以愛之理訓仁字理卽所以能愛者乃所以破以愛爲仁之說本無可疑特未之思耳來示以惻隱之心爲愛之理正是以情爲性之病惻隱是仁之發而爲愛者愛之理是所以能愛之理全具在內而未發者由其有此理是以發而能愛性情體用之分如此公看理字不透故以爲疑耳

潛室說

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乃是陰陽互根之理而天地之氣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此朱子所謂動有資於靜也此則无可疑惟仁不生於仁而生於智疑得甚是夫陰陽有以流行言者（所謂交易東南北之類）元亨利貞以流行言故元了亨亨了利利了貞貞了復元元可謂之生於貞仁義禮智以對待言各有間架各有苗脉仁不可謂之生於智也然智能分別是非而藏諸心故當惻隱而惻隱當羞惡而羞惡及能知納交要譽惡其聲之非者皆智之所爲則又有元生於貞之理矣天地之間無適而無陰

陽橫着亦是堅着亦是不可裝定說也貞居四德之終者即冬居四序之末終而不始則生成之理息而造化之功絕矣故貞而復元冬而又春夜而又朝晦而又朔旦萬古而能不窮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朱子所謂推之於前不見其始引之於後不見其終皆謂此也

斷指者說

龍灣有一小童執役于副使呂君之館無名指闕一節問其故則其父嘗病斷而藥之云呂君爲之惻然遺之米以奬之既而以語余余聞而悲之招而使之

名則曰盧應元也使之年則十二歲矣斷指來幾載
矣曰今三載矣汝父在乎曰藥之而不能活三日而
死近將服闋矣苟其不能活昌爲斷曰小的聞父母
病藥莫良於子之骨故斷之耳寧能知其活不活耶
其容慘慘若將泫然者嗚呼斷指之事古人論之備
矣余無用贅獨其年方幼未有知識而能爲父致命
如此非其深愛之得於性者能之乎以此觀之人或
親瘠而色不憂藥不供甚至没而不臨喪而不哀者
彼獨無此性也耶雖斬作萬段無以謝於應元矣應
元以良民而持父服役于官恐無以勸天下之孝故

書此以贈之且欲使觀風者聞焉巳酉九月日書于義州之聚勝亭

金守初字辭并序

友人金君知復始冠余字之曰无悔盖取義於易復之初九也後聞鄉丈盧養吾先大夫與同字以爲仍而不改有非入門問諱之義以告余余易以守初且爲辭以勗之辭曰

有生受衷厥初皆善惟動而蕩乃與初倒彼昏且狂迷不思復好惡無節命於物欲上帝孔仁非降爾殊自褻明命甘伏下愚有懿吾友石川之胤始讓而端

就傳而遜命之曰復石揆于初奉以服膺罔敢或渝
言跲思愆行疚思改不遠是圖庶無大悔有進於此
我諗吾友復之不易莫難其守守或不固善非已有
是以頻復於易不取譬彼適國周道如砥一步有差
謬以千里既審厥歧既復于直宜遵勿失載驅晝晝
昔有好學有過無貳纔失便知終身不再吾儕小人
植志不堅朝省其咎暮已復然顧言吾友惕念于茲
恥斯無作復斯勿移前艾後絕寡至於無不二而一
善協厥初是爲能守守久則誠凡此有要惟敬以成
爰字以守以表爾德毋曰我能益竭爾力三月不違

熟之而已顔亦何人晞之則是

拙齋銘 爲申知事叔正作

不文而素不巧而樸則拙何傷惟物之質不樸不素雕繪奚施則拙何病受善之基是以君子以之自修黜已遜志默口低頭若無若虛白直前進不謀其獲矧肯求聞相外雖細實錦在中惟德之崇惟拙之功何彼巧令致餔于外言餙色取務要人愛甚或行詐肆爲機械求巧益拙露見肝肺卓哉吾友謙恭慤實作齋以居自標以拙匪爾自標先王所評灼見厥宇知臣孔明服膺休命罔敢失墜我則銘之以發

其義

朝天記事

前演禮一日令譯官南瀏咸語序班高詡曰聞舊例僧流道士班居吾輩之前信否果爾則吾輩雖外藩陪臣乃是衣冠之人班乎異教之後實所恥之如何詡曰是則是矣自國初來如是排班莫之或易奈何翌日曉詣朝天宮班未定望見僧道各具其服（僧流着架裟道士戴道巾）立於東班之後招高詡指而謂之曰吾輩不忍以衣冠之身立於彼輩之後爾可言于鴻臚改定班次詡曰此在禮部專掌鴻臚寺管不得且彼亦有

官大明會典亦令如此排班矣及鳴鞭整班之際適然進立於東班正九品之東書狀與從九品作行而鴻臚掌班之官亦不呵禁顧視僧流道士乃與譯官等同行矣再濱及賀日皆依此隨班後放大明集禮則進貢藩使位在文官班位之東蓋高皇帝制禮本不以衣冠之人辱之於僧道之後而前此使臣未見此書只依序班等襲謬之言未免失伍耳

記夢

丙辰二月十九日曉夢至一處如王成講堂言是孔聖奉祀宅有人持出文錦衣數襲及寶帶披閱以示

之言是孔聖遺衣服祭則設之云文彩絢爛如新織成心竊竦歎自幸得見不世之寶仍念自周敬王壬戌至今已二千餘年不應聖師衣帶鮮完若此莫是追溪先生遺衣耶又念曾於楓嶽正陽見懶翁舍利僧家百襲珍藏如捧拱璧此聖衣也而藏裹不密吾儒之有歉於彼多矣旁有一生讓年少者上座余問何不序齒其人曰他是尊丈家子弟余曰未說尊丈正使聖師子孫亦當以齒其人唯唯覺而謹識之

復者朝服

禮天子諸侯之喪復用小臣小臣近臣也朝服平生

所服以事君者冀精神識之而來反故服之其用意可謂精切矣儀禮士喪有司復跣有司府史之等尊卑皆朝服也今士人家無府史之屬故家禮直云侍者今當以鈴下親近蒼頭服上衣以復內喪則人疑當令女僕爲之此雖禮家之所不言然以事死如生之意推之則婦人平生無故不出中門出則擁蔽其面男僕非有繕修及大故不入中門入則婦人必避之乃於神魂飄散之際冀其歸復而使平生所必避之男僕執其衣以招之是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不惟事理不當而已也抑朱子所謂侍者安知非通指女

侍者而言耶又按周禮大喪御僕持翣后之喪女御
持翣從柩且猶況於招魂乎疑禮所謂小臣者必是
閽人故得以通用而不別言耳

矣先復復而後行死事

親始死孝子之心皇皇焉如有求而不得凡可以求
生者何所不用故禮曰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祀之心
焉非虛爲此也今人有死而復生者多言魂氣始升
猶眷戀形體欲還入宅之而怕人環矣叫聒不得便
入云以理求之神道尚靜似當如此復時宜令孝子
暫時輟矣以專望反之誠乃得盡愛之道未爲薄於

親也觀疏家矣訖乃復之文則古人亦必輟矣而復矣

灰隔

今人於壙底多不用灰而其說有二一則曰隔斷土脉吉地無應此則術家無理之說不足置疑其一則曰濕氣壅塞令槨易朽此則理或有之故孝子之心不能不以爲疑今按周禮掌廛掌斂互物廛物以供闉壙之廛註互物蚌蛤之屬闉猶塞也將井槨先塞下以廛禦濕也疏曰未施槨前已施廛灰於槨下以擬禦濕也據此則古人於壙底固已用灰矣夫濕氣

在土由下蒸上築灰於底使木不親土乃所以禦濕也今不慮此而乃憂在內之氣壅鬱而成濕不亦慎乎

煓石灰記事

庚申九月奉叔父時伐石于盧山煓于山底運致于刀馬山初日役十一人伐木燒石崖塁早役十三人一邊搥碎一邊負下于平地慮不足用千後再伐木燒崖次日役九人碎下約得百二十餘馱又次日役二十五人伐木掘坎又次日役十八人積木石于坎中而火之凡四日用役夫七十六人既煓後用六十

牛輸之嘗聞叟事者言燔石輕於本數一半果然矣
以水發之則多駄得石屑十斗蓋緣燔時石太多坎
太廣不能盡熟故也六十駄凡得六百斗其不起而
棄者約又二十駄叟事者嘗言燔石而熟則一駄得
屑十五六斗亦信矣築灰時依家禮式和沙土則六
百斗恰成千斗棺底用二十寸許四旁九寸強棺上約
三尺許皆以匠尺言餘又數十斗矣後聞張士信言嘗於
殁人葬時見之下棺後石灰不足用不得已灰三斗
和細沙三斗黃土二斗而用之及後因事改葬時又
見之則其堅硬難劚過於旁下倍之云蓋沙本石類

與灰土相乳入多用之則尤堅實理固然也若用此法則石灰四百斗當爲千斗欲得灰四百斗又不過伐石八十馱而足雖貧家亦不患難辦石小而坎狹則又無不熟之患矣聊記見聞如此當大事以此爲據隨力而伸縮之則庶無悔矣

外棺用松脂方

松脂五石去滓得二百五十斤

板子四方各一尺試用亭五分則容八二斤五兩以此推之則長十尺廣一尺用亭五分則容八二十三斤二兩矣臨用先度外棺長廣幾許然後以上項容

人之數裁度用之
松脂每一斤入蚌粉三兩堅固適中若過此數則卽
成沙礫不得凝結此朴仲植親曾經歷磨鍊者也

記聞

李思周武人也壬辰避亂時年甫九歲常佩持短繩
人問之則曰萬一賊逼則當以此自決一日賊猝至
思周忽於林下自縊賊去家人往視之已絕矣急解
救之得甦聞者莫不奇之李适之叛思周以前府使
在官軍中力戰于猪灘面受數箭而死賊將李窒基
素與思周相識當戰望見思周力戰心怒之官軍敗

安基令其下求得思周尸於水中而斬之
朴榮臣武弁之傑然者也廢朝時鄭蘊上疏請誅鄭
沆以謝國人廢主大怒竄之濟州榮臣於衆中言曰
蘊雖得罪他日必有光於史冊矣聞者縮頸臺諫論
之謫珍島　聖上反正初得釋李适之叛以豊川府
使在官軍遇賊於猪灘力戰死之當适之舉兵而來
人皆望風奔潰而二人獨能力戰而死斯已奇矣而
其平日之所樹立如此卒能取義於臨亂之日此豈
猝然當賊力盡就斃者之比哉思周無子榮臣有子
五人云榮臣故武將李光岳之婿也

雜記

李适叛報至校理吳翻以焦易筮之得蹇之晉繇曰避凶東走反入禍口制於爻牙骨爲灰土其後适兵敗由水口門出走到利川爲其下奇益獻李守白等所斬竟與焦辭洽合奇哉

攷事撮要考誤以實錄爲據

魯山癸酉 世祖治皇甫仁金宗瑞等推戴璐之罪錄靖難勳鄭麟趾等三十六人後二年乙亥受禪撮要云炳幾卽位是夜誅仁等誤

乙亥閏六月受禪九月錄佐翼勳桂陽君璔等四十

一人明年丙子六月司藝金礩右贊成鄭昌孫上疏
六臣等皆死七月命佐翼三等功臣鄭昌孫陞二等
軍器正金礩録佐翼勳三等撮要言乙亥金礩上疏
録璔等勳誤

李芝峯采新録辨疑

學以悟道爲要道以忘言爲妙夫言者筌蹄因言
以見道道得則言忘然謂之忘則猶有可忘者矣
孔子曰予欲無言無言則聖也與天爲一故能不
言而教
第一句是禪第二句是老其下又用莊子語而玄之

又玄聖人之欲無言自是別一說與彼不同不可對
舉有若分別高下者然也
跡隱非難心隱爲難山林非高朝市爲高所謂至
人者跡乎俗而心乎隱者也
非不是也猶有老莊氣味所謂跡乎俗卽是和光同
塵一般
憂之者不若樂之者樂之者不若忘之者故以樂
忘憂猶有所係不若憂樂之兩忘
何故愛說忘字轉入無形影處去耶恐不是說時病
痛乃是見處病痛可怕

人亦我也我亦人也故聖人無我物亦人也人亦
物也故聖人無物能無我則能無物
說得太高未免有病陳經正云我見天地萬物皆我
之性不復知我身之所爲我矣伊川答曰他人食飽
公無餒乎聖賢之言平易切實不如此荄蕩無交涉
天之自然謂之道道之自然謂之聖
以其蒼蒼者言之則天亦器也不可謂之道以其主
宰者言之則天即道也伊川所謂專言之則道是也
今曰天之自然謂之道道有若以天與道爲有淺深之
別至於聖人體道而與天爲一者今又直以道爲聖

則孔子所謂人能弘道中庸所謂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此言皆何謂耶且必以自然爲宗恐亦有些來歷如何如何其下道本無形一段語甚圓備

天地萬物本吾一體故善窮萬物之理者不干萬物于一身

聖人但言致知在格物程夫子釋之曰物我一理纔明彼卽曉此合內外之道也必如此言之方是十分分明的確若如此說則聖人當曰格物在致知程夫子當曰纔明此卽曉彼矣豈不是倒說不幸而近於致良知之說

朱子曰中年以後爲學亦須愛惜精神乃所以爲學

朱子之意蓋謂五十以後精神向衰不可太拽出在外如學聚問辨等工夫亦須節約乃佳耳竊詳語意似以愛惜精神優爲爲學亦太省約

道在於民生日用之間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即道也外此而言道者非也莊子所謂道在屎尿亦此意也

飲食裘葛物也求其當理而去就之則也如飢則當食而嘑蹴之食不可食寒則當衣而趙庭

芝之衰不可衣此所謂則也道也如此渾圇說恐誤後學至於莊子之說則又是認氣爲理之甚者佛書以在目曰視在耳曰聞手能執捉足能運奔凡作用者爲性龐居士以搬柴運水爲神通妙用皆莊子之緒餘也吾儒之說則視思明聽思聰手容恭足容重乃爲道也老兄引莊子語爲證恐未免於擇焉不精之譏如何如何

范淳夫但知血肉有形之心而不識神明不測者之爲心

孔子說心四句話大旨分明范女非鈍根之人豈有

認爲心臟之理老凡之語太率易使死者有知豈不爲所笑若然則程子何以曰此女雖不識孟子却能識心耶朱子曰此女當是實不勞攘如無病之人不識人有疾病此說時度得范女心十分的當

楊子曰潛心于淵神不外也此言雖係修養家事足爲學者存心之法

此說已經朱子勘破何必更說

聖人之心無動無靜

謂動亦定靜亦定則可謂無動無靜則槁木死灰矣甚害理

古之人與骨皆已朽矣而所留者跡耳因其跡而
究其心得無誤乎凡詩書六藝皆聖人之跡也求
古人之心於方冊之內其得者歟矣不得乎聖人
之心而惟跡之求其惑也大矣

求聖人之心不於六經則必面壁觀心爲直截徑捷
耶此輪扁之說所以啓後世廢書之患不可作如此
見解也

再辨

愚見世間一種人托名山林而心與跡異厚誣一
時竊嘗痛惡聞古之人有身處寰中而意超物外

者以此較彼豈不可謂至人哉是蓋有激而云耳非學問上說耳來喻乃謂有老莊氣味恐非鄙生本意也

蒙喻知有激而發然着箇至人字不免惹起人疑未可改之耶

愚聞孔子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明道先生受性書曰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然則忘字非愚創說也明道先生又曰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然則聖人

之憂樂亦當如此矣大學曰心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是也孔子所謂樂以忘憂但言其好學之篤耳大槩憂樂二者不可留着心胷苟有所偏係則必乖中和之道故曰不若憂樂之兩忘來喻乃謂轉入無形影處去不審如何

聖人之忘食忘憂心專於此而不暇及於彼也老兄立文之意本與此不同而曰以樂忘憂猶有所係不及於忘庸非誤耶明道內外兩忘之言破橫渠惡外之累也初非欲泊然無心如上蔡之習忘也上蔡曰

吾嘗忘以養生明道曰旌之於養生則可於道則
有害習忘可以養生者以其不留情也學道則異於
是必有事焉而勿正伊川曰忘物與累物之獎等朱
子曰內外兩忘非忘也一循乎理不是內而非外也
深味此三條則可見矣至於所引明道之言及大學
正心章皆謂事物之來順而應之既應之後不與俱
往常教心地虛閒耳來喻所謂苟有偏係必乖中和
之道是也今曰憂之者不若樂之者樂之者不若忘
之者有若分別高下而以忘爲極致者然則聖人
何故但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而不曰樂之者不如忘之者乎幸更仔細思量如何
伊川問明道云加一倍之數如何曰都忘之矣伊川
因歎其心無偏係尋常每在此語可疑後見朱子語
類有論此處其文今不記大意以爲顏子得一善則
拳拳服膺而不失之何嘗以忘爲貴耶此是上蔡所
錄上蔡有習忘之病故錄得有誤云以故知學者有
愛忘之心漸入於去念之境也

愚謂此言聖人大公之道故爲說如此非愚說得
高乃聖人之道高故也伊川答陳經正之問只是
對學者言耳嘗聞程子之言曰仁者以天地萬物

爲一體莫非我也知其皆我何所不盡邵康節曰
不我物則能物物聖人之心無私如天地廓然而
大公本無物我之有間故愚所云云欲以明夫聖
人大公無私之理而已
說出聖人廓然大公底曾次果爲無病然其立文命
意恐有過高之弊蓋程子所謂仁者以天地萬物爲
一體莫非我也者猶以我爲主而說聖人亦曰仁者
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不如來喻四句懸空
說出如何
愚意聖人之心動亦定靜亦定無動靜一也周子

通書曰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又曰性焉安焉之謂聖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孟子亦曰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此也蓋凡物或動而無靜或靜而無動靜而無動者卽枯木死灰是已至於無動無靜則乃聖人無妄之心也愚見如是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云者語意自是圓足直謂之無動無靜則語意短促却似冥然頑然全不動靜恐誤學者若曰無動靜一也稍似分明如何

愚謂程子曰世之人雖窮天地萬物之理不知反

之一身五臟六腑毛髮筋骨之所存鮮或知之善
學者取諸身以觀天地朱子曰理不是外面別爲
一物卽在吾心人須是體察得此物誠實在我方
可譬如修養家所謂鉛汞龍虎皆是在我身內之
物非在外愚也因孟子與程朱兩夫子之旨而有
是云云若夫致良知之說則嘗考王守仁曰夫良
知者卽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待學而有不
待慮而得也與此不同來喻所謂近於致良知云
者恐萬萬不然也
孟子之意蓋謂萬物之理具於吾身能反求諸身而

吾之所以體驗擴充者無不真實則樂莫大矣然其
話頭高故江西之學受說此一句借以自便其說至
陽明則又於大學致知二字中間插却良之一字以
爲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
得其正矣盖其驅率聖人之言使與已合之罪固已
大矣而其文理之顛倒繆戾又甚焉若如其說則是
爲格物在致知至而後物格矣但使稍通文理之
人平心讀之則皆知其誤而後學靡然從之者盖憚
其窮理之煩而喜其師心之簡捷也老兄所云善窮
萬物之理者不干萬物于一身者自是好語亦恐微

有專內遺外之意故前日以不幸而近爲說然老兄豈爲此學者耶不敢疑不敢疑

愚謂所喻語意太省約者是矣但愚意以爲愛惜精神所以節嗇張橫渠曰息有養瞬有存苟能於節嗇中存養省察無少間斷則是亦爲學非廢學而後乃爲愛惜耳蓋朱子所云爲學專在讀書窮理上故愚欲以存養底工夫發明朱子之旨未知如何

前云愛惜精神卽所以爲學故奉疑耳今承示喻易卽以亦甚好甚好

三辨

至人二字非但素問諸書皆有之朱子感興詩亦曰至人秉元化云云雖不刪改可無後學之疑如何如何

謹聞命

來喻謂學者不可有愛忘之心誠至當之論也愚自沉疾以來頗喜養生家說常欲排遣邪思妄念以專攝養之功則果有之此錄乃病中所爲故說得如此所謂立文之意不同云者是矣但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朱子註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

樂之而忘憂然則夫子之樂以忘憂蓋專言好學
之篤而愚所謂以樂忘憂對舉兩者而言其意固
不同矣又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
者尹氏曰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
樂之也此蓋言進學之序卽程子所謂由說而後
得樂者非存心養性之謂也孟子曰心勿忘云云
愚所謂兩忘非謂忘其有事之心也只言其忘憂
與樂無所係着之意乃操存涵養底事與定性篇
內外兩忘之忘同義朱子曰心纔繫於物便爲所
動所以繫於物者事已應過又留在心下不能忘

亦此意也至於上蔡之習忘卽坐忘未免禪寂之病豈不謬哉大抵愚之所論主於存養而竊詳來喻以忘爲極致云云乃以進學工程爲言所見有些異同幸更商量焉

果如所論然若以係着爲病則樂與憂等耳不當着箇不若字且憂樂兩忘自是休心養性之事謂之存心養性之功則恐未然當憂而憂當樂而樂應過心空都無一事乃是養性之說

聖人一視同仁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旣爲一體則寧有物我之間哉然猶以我爲主故曰能無我則

無物斷非懸空說也但來喻謂有過高之弊今欲
改之曰物亦我也我亦物也故聖人無我能無我
則無物未知如何
說得無病
動常止謂動時心常止也靜常覺謂靜時心常覺
也承上文而言故曰聖人之心無動無靜蓋言貫
于動靜而一致也非謂聖人之心全不動靜也然
改以無動靜一也則語意尤明自謹依來教耳
深謝採聽
傳曰近取諸身邵子觀物篇曰能以一身觀萬身

一物觀萬物蓋萬物之理具於吾身所謂觀物者反觀萬物之理也愚之所言本出於此而來喻所論乃專在致知上豈高明有未深察乎此耶

謹聞命

本作乃字今改亦字來喻是矣愚竊服焉

可謂卒瀾漫而同歸深喜深喜

金沙溪經書疑問辨論

小學

就上面講究委曲　上面者小學上面也下文到大學只就上面者大學上面也

小學時但能服習其事而不究其所以然所謂日用而不知也到大學時乃就人事上窮得天理所謂上面者指各件事上面恐不指二書上面也如何如何

紛與忿同紛帨手巾也

紛以拭器帨以拭手非一物也

嚴威儼恪註是成人之道非孝子之道也　按嚴威儼恪使人望而畏之乃成就人才之道非所以事親也或曰成德者之道恐不是

禮稱成人者甚多如儀禮喪服傳曰喪成人者其文縗喪未成人者其文不縗又曰未嫁者成人而未嫁

者也此類非一何獨於此而疑之耶註所謂使人望而畏之云者只舉與愉色婉容相反者而言以明嚴威儼恪之意耳非有他意也且古今經傳似無以作成人才爲成人云者但曰作人或曰成人材而已未知如何其謂成德者之道又却不是（夏攷註疏則鄭云成人既冠者然則孝子不失其孺子之心也據此古人亦如此看矣但恐高明和鄭康成不信耳又按大戴記曾子事父母篇之辭曰孝子惟巧變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訊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爲人子之道也（此說見朱子大全答潘恭叔問目）正與此章之意互相發其曰成人之善豈謂成就人才之

善耶文理決不如此

號泣而隨之　朴丈洞之云三諫而不聽則事雖非而不得已屈意隨其事而從之或曰隨謂隨父所往而號泣也此兩說皆非臣之於君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子之於父無可去之道隨而不去號泣而已逃之與隨之君與父之分異也

父子天屬也無可去之道故不可以三諫爲節隨其所往號泣而盡其誠必以覺悟爲期本文平易明白自無可疑朴以曲從釋隨字固不是高明又以不去釋隨字必欲與逃字對舉恐失之巧而非記禮者之

本意也

上於東階先右足上於西階先左足　主人與客相對而升以近階之足先升也

先左先右陳註以爲各順入門之左右此說甚無意義蓋分庭並行相與揖讓升階時必主人先右足客先左足然後面相向而不相背涉級之際可以相觀爲節禮之教人纖悉曲盡如此今謂以近階之足先升恐未然此時賓主俱北面未嘗相對立豈有近階之足耶

足容重手容恭　嘗見栗谷與松江會話松江曰

九容理也非氣也栗谷曰非理也發動乃氣也云
云二公之言意各有所在
運奔執捉者氣也必重必恭者理也所謂有物有則
是也栗谷之說必不如此糊塗無乃其時聽得未分
明耶可疑下引朱子說乃陳安卿說非朱子說也
履之有絢所以爲戒　若亂步則足入絢中有
顛躓之患故以爲行戒
周禮屨人註絢謂拘着爲屨頭爲行戒狀如刀衣鼻
在屨頭言絢者取自拘持使低目不妄顧視按此則
履之有絢欲令行者視此以拘着此心故謂之行戒

也朱子曰履之有約所以爲行戒也尊之有禁所以爲酒戒也義更分明

經學念書　註以學經讀書釋之恐不然音高峰云六經之學所當念之書文義似通

經學謂之學經固誤念書謂之所當念之書必欲與經學爲對語亦恐不是念書只是讀書之謂今華語謂讀爲念謂誦爲背念如云口念書而心他馳亦謂讀書而心不在

皆許納拜　註納受也益謂使幕賓受諸子之拜恐不然韻會納入也益謂使諸子入拜於幕賓也

朱子上黃端明書曰請納再拜之禮于尚書端明文丈台座褫此則納非受義乃獻字之義也

民生於三　吳氏以民生句絶恐誤民生於君父師三者父生之君食之師教之是皆生之族也生乃生出之義

生於三生字生活之義與死相對之稱父生之非父不生二生字只是生出之義吳註固誤但今以許多生字並爲生出之義亦恐未然

文學

北溪陳氏曰人生得天地之理又得天地之氣理

與氣合所以虛靈　栗谷謂理氣元不相離不可言合云云太極圖說妙合而凝朱子釋之曰混融無間栗谷甚賢歎之云云且以退溪分理氣爲二物之說爲非云云

理氣本非一物但以未嘗相離故謂之混融無間耳詳無間兩字則其爲二物明矣栗谷必不以理氣爲一物竊恐高明記得錯耳況氣與理合而成性乃朱子之說北溪此條未可容易攻破也北溪欲以虛字屬理靈字屬氣故中間着一又字以明之耳非以爲先得理次得氣如高明所疑也高明又謂物亦得理

氣而何故不虛靈乎此又大誤物之不能虛靈正以其得氣之偏塞耳所謂隔於氣而不通也如孟子之道性善理無不善故性亦無不善而犬牛之性又却不善非犬牛之生不稟天理也此皆氣之爲也恐未可便以此語壓倒北溪也

前節於工夫中拈出修身正結後節於功效中拈出身與家反結也　逆推文勢雖逆而曰正心曰修身則語有順故曰正結順推文勢雖順而曰物格曰知至則語有逆故曰反結

直曰以修身爲本正結也曰否矣曰未之有也是反

結也乃指文勢而言如傳文此謂修身在正其心治國在齊其家云者是正結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云者是反結也雲峯之分正結反結本自無甚緊關而高明看得又錯可謂節上生枝

以審其幾焉　朴丈洞之曰幾則純善而自幾以後爲善爲惡所由分也此說誤易曰幾者吉凶之先見者也云云

周子所謂誠無爲幾善惡兩句自是大綱分明如朴說不須辨

善惡之不可揜　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專爲惡之

不可揜而並言善不可揜其意未詳

誠於中形於外善惡皆然所謂誠之不可揜也並指以明其理有何可疑朱子所謂寧踈無密此讀書之要法也

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　愚謂欲動情勝則其行必失其正而下或字未詳其意栗谷云或字果未穩當

此欲字非私欲之欲只是心有所向之意正如孟子養心莫善於寡欲之欲一般蓋已透得誠僞關到此地位豈有私欲惡念爲心害之患此章之意但欲隨

感隨應不與俱往常令心中無一物耳病痛較輕工夫較密不可容易說老先生下得或字極有稱停竊恐不可致疑請更詳之如何

必察乎此　退溪曰此字指不在之病栗谷曰此字指心而言此字正指上文若謂指心而言則恐太逼拶

君子而未仁者　如此輩人是漢元帝之類而下舉賢退不善豈不是君子事所謂君子又豈無淺深耶

君子字未詳

中庸

戒慎恐懼　當通動靜看常存敬畏通動時而言之雖不見聞以靜言之俗說戒懼靜也慎獨動也愚意不然

朱子論此不啻詳矣特讀者不深玩耳上年李正郎德胤於　筵中亦不免隨俗分動靜說不佞誦朱子說以辨之今觀所論甚慰人意

存養　退溪曰存養專以靜言之涵養兼動靜言按或問存養多用靜否朱子曰不然孔子却都就用處教人做工夫退溪之言與朱子不同更詳之

尋常每不能無疑於此蓋存養是靜工夫省察是動工夫此乃曾祖道所錄朱子語今中庸輯註亦收入然竊意分動靜是大綱說若細推之則存養實兼動靜如作事時心在其事更不思量他事今心不走作豈不是存其心養其性此所謂動中之靜也孔子云居處恭執事敬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皆所以教人存心而亦何嘗偏言靜耶以此疑存養乃統體工夫若謂專以靜言則恐未當非敢質言願以求教

素富貴行乎富貴　退溪曰行如蠻貊之邦行矣

之行愚意於富貴貧賤患難中行君子之道也
素其位而行只是隨遇而安之意若曰素其位而行
君子之道則窮恐文義不如此
百物之精神之著　嘗見花潭集有曰雖一草一
木之氣死而終古不滅反復其言思之不得常以
爲非今以孔子之言參之花潭之言無乃近似乎
花潭之說卽釋氏形有死生眞性常在之緒餘程朱
闢之甚詳寧有近似於孔子之言乎
禽獸草木之死亦有昭明焄蒿悽愴之氣耶可疑
其上旣言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云則草木之不與

明矣本不當辨至於禽獸之死亦豈有昭明焄蒿悽愴之氣此不過因論人鬼而並舉之耳鄭註謂上言衆生此言百物明其與人同也不如人貴耳此說明白百物字恐不當深泥也孔頴達以昭明屬之人以焄蒿悽愴屬之物又以神之著屬昭明百物之精屬焄蒿悽愴然經文文勢決不如此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　或云天子九廟說者曰並文武不遷之宗也

以周制言之文武各爲世室亦百世不遷劉歆所謂宗則不在數中也何可並數爲九九廟是武墾所爲

或說誤

其言足以興　興起在位之人

興起在位謂起爲世用如論語所謂邦有道不廢也

高見恐誤

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註云

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六事而言愚意所謂此

者指所引詩而言也不應越二大文而指六事也

中間兩節皆所以申釋上文之意故引詩而結之如

此意脉貫通文勢照應不見其有隔礙何苦而疑之

耶本諸身以下六事乃是君子有譽之實不如此則

何自而有譽耶若以此字爲指所引詩則非徒語勢
散漫無力兼無惡無射乃是效驗非所以見譽之實
不然不然

論語

有所不行 追溪曰禮不可行者不可行猶言不
承上文言如此而又有所不可爲也恐非謂禮不行詳味下文可見
雖有得焉 子貢雖得聞夫子貧而樂富而好禮
之教未可遽自足故引是詩以明之
無諂無驕乃子貢之所已能而自足者也聞夫子之

言始知上面又有樂好禮一層乃知天下之事其義理無窮雖有所得而未可自足也所謂有所得實指無諂無驕但因此而悟凡事之皆然故曰告往而知來此義極分明所論誤

直指全體　勉齋曰直指則非微婉全體則非一事或云直指其全體

直指全體本謂直指其全體也勉齋特引解說以明其義非欲使人讀爲直指與全體也

略如祭宗廟之義　祭五祀各於其所又遷主於奧以祭之如宗廟之祭各於其廟祭之大祫則遷

各廟之主及祧主祫祭於太祖之廟故云略如其儀也

所論恐不然請更考禮經

亡之命矣夫　退溪曰亡卽有亡之亡栗谷以存亡史記又作滅恐皆是無義若作死亡之義則之字不貼且古文無以蔑滅作死義者如何

子貢之有是心也　所謂有是心者似指仁者無不愛疑若無惡而言也或曰以其所惡三者而言也

前說是

孟子

造端托始之深意　義利之辨乃學者第一義故
托始於篇端也或曰工夫之端始也

或說不然

人得平土而居之　栗谷曰人得以平其土而居
之恐不然

平土卽平地謂得免巢窟之患也

舜禹益相去久遠　栗谷云遠是速字之誤此說
是

若如栗谷說則當言舜禹益爲相今既曰相去則作久遠爲是謂曆年之多少相去遠甚也若曰相去久遠則恐文義不然

程子曰心豈有出入只是操舍而已　程子之言與淳夫文之言不同未知如何則爲出入耶

竊謂此心廓然本無內外之限四方八紘皆其境界故不可以出入言也孔子所謂出入無時特以存亡操舍而言耳程子恐學者不知聖人之意故言此以明之

執之而已矣　執非執捉之執乃執法也

詩所謂執訊書所謂盡執拘易所謂利執言從朱子本義
周禮所謂三缺字皆拘捕之義春秋書執又無慮數十
餘如宋人執鄭祭仲齊人執單伯之類至於公羊氏
曰以已執之左氏曰執之以歸凡言執之者亦不一
而足蓋古人於捕捉之文皆用執字孟子所謂執之
而已亦是此義恐無所疑若是執法之意則必不單
用執字矣朱子答范伯崇書正論此事而曰八議之
說乃赦罪時事其初須着執之不執則士師失其職
矣詳此文義亦只是拘執之謂非執法之謂也

誓衆文壬辰

事重則盟古之道也吾黨何盟爲討賊也夫人無秉
彝則已有則今日之盟烏可緩也嗚呼 國運丁厄
島夷稔亂屠我城邑蹂躪我旄倪侵突我郊畿穢
辱我鑾輿 社稷失守 鳳翔蒙塵 聖祖神孫二
百年培固之基業遑遑焉僅保於一隅言之至此可
勝長慟念惟吾黨孰非 李氏臣民涵濡盛化各安
閭井自祖父以來凡幾年于茲而其間或有派連
瓞系休戚同於國家者或有鳳羽鵷行望日月之清
光者當此危難之際捐身叨義思赴 君父之急以
圖雪羞於萬一者乃人之至情而力之彊弱事之利

鈍皆有所不暇計者矣嗚呼殘兵單卒不足以討強
梁之賊設令除一零賊得一兇首亦無益於國家之
成敗而猶且爲此者誠以愛君憂國之義人所均秉
而沫血枕戈之憤不謀而同非強而使之非有爲而
爲之也吾黨同盟之意實出於此而又有一事不容
嘿而不言者吁我生人孰無妻子親
黨而虜鋒所及率皆糜爛吾黨之中連罹慘禍者亦
多國恥私讐皆在必洗必報之地情理到此寧復他
慮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一心戮力惟討賊爲急
至於利不利時也吾爲所當爲者而已嗚呼北關哀

痛之教皆臣子抆血之言東海未蹈之前乃吾黨致命之日如所否者有如皇天后土

與鎮岑一鄉文

慶尚道昌義軍召募官鄭經世血泣百拜致書于鎮岑一鄉諸君子座下不吊昊天亂靡有定歲律已窮而虜氛猶盛想惟諸君子憂國之念必不以吾境界獨完而少弛于食息之頃也經世在公有　君父之辱於私有　母弟之讐致死之義萬倍平人而技非命中勇非超乘冒犯鋒鏑徒死無益積痛在心而洩憤無路託事於人已踰六朔兵非不精志非不勤財殫

斬獲亦頗有數循此不已則雖不能殲滅強寇掃清
妖祲尚可以少快窮天之痛而其於臣子分義亦庶
乎無大愧矣第以彌年兵燹之餘公路一帶公私蕩
然而尚州咸昌聞慶尤甚經世等起事適在其地糧
餉器械辦出無計百方措畫支過累月今則匱竭已
極更無奇策雖欲有爲正猶無藝之不托張巡之卒
僅免掘鼠少卿之士漫張空拳潰散之形迫在朝暮
此間憫憫之懷如何可言近因道路敬聞諸君子相
爲約束各傾貲產合備精箭多至數千鍰欲以惠義
兵之窘之者云竊承下風不勝欽歎目今當賊之逼

無過敝陣而矢盡之患又如所陳若使諸君子知此曲折則必且惻然以憂盡然以悲盡其有以相助矣若然則又安得不以告于諸左右而先自絶於高義耶爲國討賊無間遠近以力助人當分緩急伏冀諸君子更加商量特以周急千萬幸甚嗚呼　主辱而臣猶活親亡而子獨存與賊同天頭顱尚完一死非難而二讐未復泣血摧心無面對人此則經世之私寃而諸君子仁恕所發想或垂矜憐愍思有以救之矣謹當剪詣門屏面稟可否而擔挨是懼敢以書先之伏惟

募粟文 戊戌

我國家遭天不弔罹前古未有之兵禍我 聖上沫血飲泣枕戈嘗膽七年于今而兵疲財竭國之削亡日以益深殆不能自振幸賴我 聖天子惻然以愍赫然以怒前後大發兵馬一大捷於平壤再大捷於稷山三大捷於蔚山使倭奴退屯于海上不敢長驅使我生民得免於糜爛以保有今日皆 天兵之力也目今 天朝大將領大兵列屯于兩南者星羅碁布震疊威靈守在山之勢戰有壓卯之期頃日以來倭奴大怖方修城理寨僅爲自保之謀而不復縱兵

侵突蕩擾我邊疆掃平兇醜澄豁妖氛將自此機始
豈不快哉所慮行師十萬日費千金大兵所駐粮餉
難繼　聖天子爲此慮發二天朝米載七十萬石今
已積置于義州海運至江華　聖上爲此慮京倉米
豆亦令船運至忠州由烏嶺以下陸續相繼特患道
內官粮所在不敷不足以支大兵旬月之用後頭運
來之粟又因路遠民疲不得及期諺所謂遠水無救
於近火者正今日之憂也惟我本道士民等素以忠
義爲勸去冬大兵下來時各出其所有以供兵以累
萬計此則非特　聖上嘉之總督經理御史　天朝

各衙門無不義而羙之今則節晩穀貴民老懸磬
雖欲竭力助餉亦如去冬之爲其可得乎其間大家
巨族儲峙尚多至有盈囷滿庾者若於此時捐出此
粟以爲軍需則其功於國家爲如何而國家之酬報
亦當如何嗚呼　天兵萬里遠來連年戍守好逸惡
勞人情所同離父母棄鄉井暴露於矢石之場豈其
所欲特爲拯濟我邦存活我民捍我寇賊復我讐怨
而久此長征之苦我乃藉其聲威追坐其後以享其
安而顧愛食餘之粟不以供天兵則揆之事理豈宜
如此矧惟粮餉不繼則兵爲亂兵雖以　天將法令

嚴明到此地頭亦難禁其搶掠發散村閭遍搜山谷破其財產辱及婦子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與其若此而財終不保曷若今日早自捐之爲有先於公私耶然此猶淺之爲害矣食盡則兵不爲大盜積者耶而男女必叟肆叟肆則其所聚有不爲老弱舉將不死則俘當此之時雖無悔其不供　天兵以取此禍亦不可得矣此皆立至之事而不待明者而知實非敢故爲縱橫之說以誑誘于士民也唯以利害言之耳尤有甚於此者君臣大倫天經地義圭憂臣辱圭辱臣死乃亘古今不易之大方苟有

恕於此者卽人理絶矣土疆日蹙國勢危急憂莫有
如今日之憂　社稷成灰國陵不保辱莫有如今日
之辱凡我人民有勇者死於邊有財者輸之官以報
我　先王我　聖上深仁厚澤正在今日其又可忽
耶今宜急速應募各盡所有納之官倉以補軍餉其
貧而小資者亦當相爲奬勸隨力收合則聚塵成山
積涓爲海其於繼粮之助豈不多哉如有重財忘義
徇家忘國吝惜積聚不肯納官則是爲安國家之危
亡而甘折入於倭奴鄉黨所共棄刑章所不容悔人
有秉彝天下寧有如此之人耶況我國素以禮義稱

寧復有如此之人耶況本道素以忠孝文雅稱寧復有如此之人耶爲此軍餉不敷事勢甚急披瀝心肝備爲曉諭兩心相感共濟大事深有望於士民

道南建院通文　乙巳

士子進學之功莫甚蓋於羣居講習後生崇道之典莫大於尊事先賢此書院之所以設而今古之所共由也吾南書院之盛甲於吾東治至於此邑有之而吾鄉獨闕焉豈不爲一邦之大欠事而多士之所深歎耶恭惟　國朝儒賢四先生之出皆在是道後生未學雖不及摳衣親炙於函丈之間而聞見敬慕

之誠比之遠方尤益親切今欲選地於有洛之涘營
立書院以寓羹墻瞻想之懷此係斯文大舉須與同
志共議以重其謀始之事茲就各面別定有司文到
宜徧告面內諸君子以五月初七日來會于玉成洞
書堂幸甚嗚呼秉彝好德有生之所同會友輔仁吾
儒之至樂想所樂聞故茲奉告

榜諭江陵一鄉文 癸丑

本府士子之盛風俗之美甲於一道素稱文獻之邦
自惟無狀來莅于茲實深忻幸顧與諸父老士子講
明禮俗以小補 朝廷委寄之意而終年抱病未能

也常切歎歎側聞閭閻士族之家頗有違禮敗俗之事此必習熟見聞循襲謬誤而不自知其陷於非禮其情雖在可恕而其有愧於文獻之稱則大矣竊不自揆撮其中大設未安者數事條列于後幸卽通諭一鄉嚴行禁斷此外他事亦須隨失隨救以匡民俗無使冥行妄作以取譏於知禮君子則守土者之幸也

一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其終至於塗人而其初則一人之身也是故禮曰不娶同姓又曰雖百世婚姻不通其嚴如此國俗以異貫爲異姓李與李婚金

與金婚法家名族亦皆不免此則雖非古禮而今
亦不可卒革至於同貫相婚乃通國所無之事而
聞此鄉有犯之者云傷風敗俗莫大於此今後隨
現告官繩之以法擴丞與士族之列爲佳

一父在爲母期禮有明文聖人制禮之意非薄於母
也天無二日地無二主家無二尊故壓於父而不
得伸情於母也聞邑俗不知降服之禮並行三年
其間或有一二士子欲行古禮則譁然驚駭目爲
短喪云其陋甚矣夫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
五月而禫申心喪三年聖人制禮明如日月此則

非假後學一二談也

一聞邑俗於親舊家喪練祥禫之日各持賻米以進喪家略設酒食以供之致客多者不免前期備辦至借盤器遮席於親友之家有如置酒請客之爲者必待畢至然後行祭客或晚至則祭從而晚或有不待畢至而行之則誚責隨之云所聞虛實不可盡信萬一有之則極爲駭怪夫喪主乎哀祭主乎敬彼爲主者固爲風教之罪人本不足言爲客者臨喪不哀惡得無罪昔伊川先生葬母夫人時周恭叔主客客有畏寒者恭叔請饋酒先生曰子

毋陋人於不義夫當寒而飲猶以爲不義則無端
飲酒於喪家至爲公會其不義爲如何也至於賻
米之餽固爲厚風誠不可廢然初喪之有賻爲斂
葬之用也練祥之際喪家貧甚無以爲祭則親舊
分厚之人致送米穀使供祭用亦無不可至於會
葬觀祭之日親賓以進贈之者無恤喪之誠受之
者有家喪之嫌其爲失亦大矣自今以後致賻必
須前期輸送會葬者或及墓而辭或反哭而散觀
祭者祭畢而罷一依禮文毋得因循謬習取人鄙
夷幸甚

城山城收穀文

城山山城天險也形勢之壯一夫倚關而莫開井泉之饒萬馬羣飲而不渴嶺南山城之險絶者無慮數十所而此城爲之冠高麗末咸昌僧弘志者築城于山破紅巾有功事載國史而論者皆以爲此城是也國家昇平百年慮不及兵列邑諸城皆復于隍壬辰之亂人死於鋒鏑且盡而此城在太山絶頂不見知於守土禦敵之人徒爲山谷小民伏匿偷活之地一時有識後事而痛惜之庸可及哉今者北虜不遜敢抗大邦矣我陵阿之患難保其必無我城主令公是用深

憂長慮謂今日人心事力不可坐守平地以禦暴客
必須據險堅壁以逸待勞乃可以全勝而此城又當
衆巖大路之衝不專於避亂寔爲湖嶺交界大關防
之地公私兩利莫逾於此一面論報方伯一面發民
修築役不浹辰形勢粗成　廟堂以巡撿使權公諳
委兵事使之相度馳啓公登覽而壯之善明府之得
地利申聞于　朝請令方伯助力而督成之嗚呼此
吾鄉士民遏賊勢護嶺路上酬國恩下全家屬之秋
也豈不幸哉第惟設險之方必盡其法然後人心有
所恃賊至而不懼積累爲基易於圮壞則大石不可

不伐也堨堞失制不利外禦則尖磚不可不燒也砲
樓當建也懸眼當設也器械當備也前頭規畫不一
其事官家物力有難辦集以吾民全活之計爲明府
獨憂之事理豈如此賈生之言曰積貯者天下之大
命粟多而財有餘則何爲而不成以戰則勝以守則
固爲吾民計惟有助其積貯以聽調用乃爲急務幸
今場圃告稔菽粟狼戾頭會箕斂不至召怨而覆簣
成山功在積少略計境内民户總約收合穀數多則
千斛少不下七八百石以之而換貿硝鐵以之而佽
給工匠爲益顧不大耶嗚呼賴天之靈 宗廟社稷

之默佑使虜無動則幸矣萬一不然則茶風火獵之勢其可以疾走巧伏以避乎邊警乍傳內訌先作殺越搶奪白晝蒲塗遂弱肉強食之患其可以東逃西竄而免乎設或免此沿門討飯嗟咄交至糠覈不充飢火燒腸不爲樹蓋之鬼它作溝壑之屍此其必至之勢而不可逭之禍也法曰不恃敵之不來而恃吾有以待之今日待敵之策有長於山城者乎樂土在邇計畫先定臨急之際不懾不亂各扶其老各提其幼徐入而共守之制挺當埭俯撾賊頂驅命既全蓋蔵無失視彼有三死無一生其利害相懸不翅天淵矣

此猶爲小民言耳至於士夫則又有大於此者平日讀書所講明何事而一朝臨亂乃忍忘忠棄義携妻孥爲鼠竄苟求活於草間耶黽勉而生明白而死古人猶不肯以彼易此況今捐身名兩全之策蹈危辱必死之途則其人愚智又如何也諸益之見想已先獲而敷心及此信筆索言同氣相感當必有奮然者矣文到宜招集小民悉心開諭使知山城之役實係自己利益依後錄畫一數條及時收合仍示實數以俟鄉中處置幸甚

移中爲高年設宴請文

仗以年之貴於天下也久矣先王爲之政以優之衣帛食肉政之施於家者也輕任并重任分政之及於道路者也賜杖給扶一坐再至政之達於朝廷者也有問則就之適四方乘安車政之通於天下者也至於鄉黨之間則尤以是爲重故其節文尤詳每歲十月黨正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宿席在北介席在西主人席在東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成周之制見於禮經者大略如此觀於此足以知聖人教民致敬於年者極其隆矣故曰老老爲其

近於父也長長爲其近於兄也眞切哉言也人於此
不用其敬則亦無所用其敬矣嗚呼古禮之不講既
久而生等又非黨正之任雖欲目見盛事有不可得
第念今日鄉父老之中高年五位稀年十二皆黃髮
碁顏錯落相望此叔世之瑞而一鄉之慶也謹與同
社之人略備觴豆以本月二十日設席于州南水晶
堂溪上雖立侍聽役適增豆數之節有難便行而排
行序坐一從年齒爵位有無並置不論庶幾復見三
代尚齒之風而生等亦得陪侍末席奉觴稱慶以伸
敬老之誠此區區之願也目今邊虞作靖郊野無事

天氣中和景物方妍鳩杖野服惠然降臨想亦不以爲難謹遣鄉子弟其躬造拜肅以聽進退伏惟僉鑑

答左道疏會文（爲本州儒生○辛酉）

頃因諦傻得見通文備審諸君子將有揚庭之擧先爲乎號之告此是舉國含生憤鬱而不敢發者孰不欲同聲相應奮袂齊起共覩異覩食肉寢皮之快耶竊伏下風爲之增氣第以膚淺之見有不能無疑者敢不爲同志吐露以聽可否之命嘗聞天地間自有一箇公論根於是非之天發於所同然之心不容一日泯滅而伸而行於上則治屈而鬱於下則亂故國家置

論思之職諫諍之官使之主一國之公論而伸一代之直氣其或不幸而姦人在內陰竊國柄壅蔽聰明絕滅倫類邦國顛隮之禍迫在朝夕而所謂主一時公論者皆爲之爪牙腹心知有權姦而不知有君父忠邪易指鹿馬貿形則布衣蔬食閉門讀書之人初無預於時事而愛君憂國之誠憤世嫉邪之志有不自勝於仰屋之餘起而爲刳肝瀝血叫閽排雲之舉出位之罪殺身之禍皆有所不暇計斯誠出於千萬不得已之忠憤而要以扶持一脉之公論而已夫以爾瞻之稔惡非一日矣國之不亡於其手蓋亦幸矣

而寂寥草野清議僅有一尹善道而止則固已爲士
氣之深羞矣顧今　祖宗默佑國祚靈長四聰開悟
照水之犀方燃三司並發觸邪之劣齊憤彼其手脚
盡露腰膂將絶公論之行於朝廷可謂盛矣草野之
士似不當厠足其間以架屋下之屋也蓋爾瞻之惡
一也而發之於萬口皆箝之日則爲不容已之直氣
論之於今日則不過爲雷同之贅言所謂中無定體
隨時而在未知僉意以爲何如區區傾倒非敢立異
於正論欲以求教於高見幸勿視爲怳懦細入思量
厚與反復之則幸也並惟盛諒

通諭道内士子文 甲子

右文鳥倡義勤王事逆臣李适以犬彘不食之資稔鯨鯢必殲之惡僞作圖讖誑誘兇徒陰圖不軌有非一朝一夕之故而 朝廷不悟畀以閫外之寄則國中精銳選鍊之兵皆在其手矣幸賴 祖宗默佑逆節見發其終始蓄謀之狀盡露於支黨之招 聖上猶諉以兇徒借重之言略不致疑至於下書慰諭實出於推誠待下之道保全功臣之德而處分芳之列懷射天之計乃人理之所不能測者是則非徒 聖上不疑廟堂亦不知疑矣其予梅顯出於諸招者不

勝其狼藉循例　命拿亦鞫廳之常事而金吾郎到
轅門輒行戕殺於萬衆環立之中稱兵犯順震驚京
師遂致　鑾輿播越　廟社蒙塵嗚呼戎夷外侮有
國之常患不足多恠亂臣賊子亦無代無之而兇悖
狂逞之甚未有如此賊者也尤可痛者蕞爾假氣之
賊衆不滿萬而孤懸深入又犯軍忌本非難辦之賊
而元帥以下逡巡逗撓自西關至畿輔無一處交鋒
使臨津天塹不能爲一葦之限以賊遺　君之罪可
勝誅哉與言及此肝膽欲裂念我嶺南素稱文獻之
邦父兄之所教詔子弟之所服習無非聖賢之訓仁

義之說而不幸遇難則子死於孝臣死於忠乃其平
日慷慨自許之志也往在壬辰之變所在官軍望風
奔潰而投袂奮起鼓動忠義招號散卒卒成匡復之
功者實自義兵始　朝廷之所褒嘉國史之所載錄
可以炳耀於人目而輝映於百世矣況此今日之變
臣子之痛憤切迫沫血枕戈者奚啻萬萬於壬辰而
朝廷之責望於嶺南者又非他道之比當職辭朝之
日親承　聖教懇惻丁寧今此教書所陳固已痛切
可以隕山東父老之淚而詞臣之筆猶未足以形容
聖意之萬一也當職當遍走列邑面諭　聖教而事

機甚急不容少遲敢此分路馳文先行知會略具應
行節目畫一開録于下同聲相應同志相感霆震風
行之效傾耳以待憤氣蒲腹言不能盡惟竢面剖幸
願諸君子諒之

一召募之際惟務精壯不要苟充惟務開諭不要抑
勒尤不宜侵奪官軍

一召募之際有膽敢死者次之驍健善走者次之
能出入賊中探知賊情者次之有膂力善射者次之

一各邑私砲手成才命中者比比有之若能多募此
輩作爲一隊則當爲無敵之兵各別訪問爲先募

聚爲善

一各邑山尺輩上下山坂大箭善射乃其所長而列邑抄兵之際此輩例皆幸免今宜另加訪問至誠開諭使之効力則其有關於戰用不下於砲手矣

一先擇忠實有計慮可堪領率者若干人使之各募素所相信之人以爲部伍伍然後可以臨亂一心死生相救此古人治兵之法也

一兵聚無粮自潰之道今日之憂無大於此上年大歉之餘民方艱食頭會箕斂所得不多而徒取怨咨極爲可慮惟宜至誠開諭使之隨力所及不拘

多少

一朝廷之失信於富民者多矣設有積粟之家難望指囷之義然今日之事自與曩時不同當職雖無狀決不至取粟於急難之日而關賞於平定之時朝廷或有失信之事則當以死爭期於得請後已此意曉諭富家使之重義傾資應募

一鼓動忠義固爲大本而開陳利害亦不可已天道助順社稷靈長此賊終無不授首之理徇國者爲良民從亂者爲逆鬼此意廣行曉諭于村閭小民使知逆順之所在

一精勇敢死之輩不可無賞而當職空手来徒言無補今方馳啓于　行朝請除出内奴寺奴身貢及各司匠人價布等物以爲軍中賞格之用此意並爲知委亦不妨

一前項節目特其大槩惟在諸君臨事發慮善爲措處耳

一如有善策不能自擅者則一一報知于當職不用報狀只用禀目爲當

榜諭場屋士子文

國家設科之制以四書疑五經義取生員者蓋以經

術養士也壬辰兵亂以後廢書不讀爲京外士子之
痼弊常時將四書五經束之高閣不曾致力講明故
及到場屋茫然不知所以措辭下語不得已而竊取
他人之作以爲僥倖之計竊取之不足則公然傳寫
一人作之百人傳之每場作者不過六七人而舉場
無拖白之人有司又不得已而就其中以足其額數
嗚呼此豈設科取士之本意耶諸生亦必有深憂而
痛歎者矣有司方欲痛革此習今但無論主客雷同
者則盡行抹去無論工拙自作者則擇而取之額數
不滿則取之於經義平時亦有以經義爲主篇而見

取者諸生有能通經義爲主篇又不須雙頭
破題求合舊樣但將題意討論敷繹有如論體亦佳
切勿因循襲習隨波逐浪但慮業之不精毋患有司
之不明甚善甚善